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3B

# 封神傳 卷二

##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忠臣直諫豈沽名？只欲君明國政清；但願此身成個是，忍教今日禍將盈。  
報儲一念堅金石，誅佞孤忠貫玉京；大志未酬先碎首，令人覩此淚如傾。

話說雷開領五十名軍卒，往南都追趕，似電走雲飛，風馳雨驟，趕至天晚，雷開傳令你們飽餐，連夜追趕，料去不遠。軍士依言，飽吃了戰飯，又趕。將及到二更時分，軍士因連日跋涉勞倦，人人俱在馬上困倦，險些兒閃下馬來。雷開暗想：夜裏追趕，只怕趕過了；倘或殿下在後，我反在前，空勞心力。不如暫宿一宵，明日精健好趕。叫左右：往前邊看可有村舍，暫宿一宵，明日趕罷。衆軍卒因連日追趕辛苦，巴不得要歇息，兩邊將火把燈球高舉，照得前面松陰密密，却是村莊。及至看時，乃是一座廟宇。軍卒前來稟曰：前邊有一古廟，老爺可以暫居半夜，明早好行。雷開曰：這個却好。衆軍到了廟前，雷開下馬，抬頭觀看，上懸字乃是軒轅廟，裏邊並無廟主。軍卒用手推開廟門，齊進廟來，火把一照，只見聖座下一人鼾睡不醒；雷開向前看時，却是殿下殷洪。雷開嘆曰：若往前行，

却不錯過了！此也是天數。雷開叫曰：殿下！殿下！殷洪正在濃睡之間，猛然驚醒，只見燈球火把，一簇人馬擁塞；殿下認的是雷開。殿下叫：雷將軍！雷開曰：殿下，臣奉天子命，來請殿下回朝；百官俱有保本，殿下可以放心。殷洪曰：將軍不必再言，我已盡知，料不能逃此大難；我死也不懼，只是一路行來，甚是狼狽，難以行走，乞將軍把你的馬與我騎一騎。你意下如何？雷開聽得，忙答曰：臣的馬請殿下乘騎，臣願步隨。彼時殷洪離廟上馬，雷開步行押後，往三叉路口而來不表。且言殷破敗望東魯大道趕來，行了一二日，趕到風雲鎮，又過十數里，只見八字粉牆，金字牌匾，上書太師府。殷破敗勒住馬看時，原來是商容丞相的府。殷破敗滾鞍下馬，逕進相府來看。商容是殷破敗的座主，殷破敗是商容的門生，故此下馬謁見商容，却不知太子殷郊正在廳上吃飯。殷破敗忝在門生，不用通報，逕到廳前，見殿下同丞相用飯。殷破敗上廳曰：千歲老丞相，末將奉天子旨意，來請殿下回朝。商容曰：殷將軍，你來的好；我想朝歌有四百文武，就無一員官直諫天子？文官鉗口，武職不言，受爵貪名，尸位素餐，成何世界？丞相正罵起氣來，那裏肯住？且說殿下殷郊，戰戰兢兢，面如金紙，上前言曰：老丞相不必大怒，殷將軍既奉旨拿我，料此去必無生路。言罷，淚如雨下。商容大呼曰：殿下放心，我老臣本尙未完，若見

天子自有話說。叫左右槽頭收拾馬匹，打點行裝。我親自面君便了。殷破敗見商容自往朝歌，見駕恐天子罪責，殷破敗曰：丞相聽啟：卑職奉旨來請殿下，可同殿下先回，在朝歌等候。丞相略後一步，見門生先有天子而後私情，不識丞相可容納否？商容笑曰：殷將軍，我曉得你這句話，我要同行，你恐天子責你容情之罪也罷。殿下你同殷將軍前去，老夫隨後便至。却說殿下難捨商容府第，行行且止，兩淚不乾。商容便叫殷破敗賢契，響噹噹的殿下交與你，你莫望功高，有傷君臣大義，則罪不勝誅矣！殷破敗頓首曰：門下領命，豈敢妄爲？殿下辭了商容，同殷破敗上馬，一路行來，殷郊在馬上暗想：我雖身死不辭，還有兄弟殷洪，尚有伸冤報恨之時。行非一日，不覺到了三义路口。軍卒報與雷開，開到轅門來看時，只見殿下同殷破敗在馬上。雷開曰：恭喜千歲回來。殿下下馬進營，殷洪在帳上高坐，只見報說千歲來了。殷洪聞言，抬頭看時，果見殷郊，殷郊又見殷洪，心如刀絞，意似油煎。趕上前來，一把扯住殷洪，放聲大哭曰：我兄弟二人，前生得何罪於天地？東南逃走，不能逃脫，竟遭網羅。吾母戴天之仇，化爲烏有！頓足捶胸，傷心切骨，可憐我母死於無辜，子亡無罪！正是二位殿下悲啼，只見三千士卒聞者心酸，見者掩鼻。二將不得已，催動人馬，望朝歌而來。有詩爲證：

皇天何苦失推詳？兄弟逃走離故鄉；指望借兵伸大恨，孰知中道遇豺狼？

思親漫有冲霄志，誅佞空懷報怨方；此日雙雙投陷穽，行人一見淚千行。

話說殷雷二將，獲得殿下，將至朝歌，安下營寨；二將進城回旨，暗喜成功。有探馬報到武成王黃飛虎帥府來說：殷雷二將已捉獲得二位殿下進城回旨。黃飛虎聽報大怒：這匹夫你望成功，不顧成湯後嗣；我叫你千鍾未享餐刀劍，功未褒封血染衣。命黃明、周紀、龍環、吳謙，你們與我傳請各位老千歲，與諸侯文武，俱至午門會齊。諸將領命去了，黃飛虎上了坐騎，逕至午門。方纔下騎，只見紛紛文武官僚，聞捉獲了二位殿下，俱到午門。不一時，亞相比干、微子、箕子、微子衍、伯夷、叔齊、上大夫膠鬲、趙啟、楊任、孫寅、方天爵、李燁、李燧、百官相見。黃飛虎曰：列位老殿下，諸位大夫，今日安危，俱在丞相列位諫議，定奪。吾乃武臣，又非言路，乞早爲之計。正議論間，只見軍卒簇擁二位殿下，來到午門。百官上前口稱千歲。殷郊、殷洪垂淚大叫曰：列位皇伯、皇叔，併衆位大臣，可憐成湯三十二世子孫，一旦身遭屠戮！我自正位東宮，並無失德，縱有過惡，不過貶謫，不致身首異處。乞列位念社稷爲重，保救餘生，不勝幸甚。微子啟曰：殿下不妨，百官俱有本章保奏，料應無事。且言殷雷二將進壽仙宮回旨，紂王曰：既拿了二子，不須見

朕速斬首午門正法，收尸埋葬回旨。殷破敗奏曰：臣未得行刑旨出，焉敢處決？紂王即用御筆書行刑二字，付與殷雷二將，捧行刑旨意，速出午門來。黃飛虎一見，火從心上記，惡向膽邊生，站立午門正中，阻住二將，大叫曰：殷破敗，雷開，恭喜你擒太子有功，殺殿下有爵，只怕你官高必險，位重身危！殷雷二將還未及回言，只見一員官，乃上大夫趙啟是也，走向前，劈手一把將殷破敗的行刑旨，扯得紛紛碎，厲聲大叫曰：昏君無道，匹夫助惡，誰敢捧旨，擅殺東宮太子？誰敢執寶劍，妄斬儲君？今者綱常大變，禮義全無；列位老殿下，諸位大臣，午門非議國事之所，當齊到大殿，鳴鐘擊鼓，請駕臨朝，俱要犯顏直諫，以定國本。殷雷二將見衆官激變，不復朝議，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出。黃飛虎又令黃明、周紀等四將，守住殿下，以防暗害。這八名奉御官，把二位殿下綁縛，只等行刑旨意，孰知衆官阻住。這且不言，且說衆官齊上大殿，鳴鐘擊鼓，請天子登殿。紂王在壽仙宮，聽見鐘鼓之聲，正欲傳問，只見奉御官奏曰：合朝文武，請陛下登殿。紂王對妲己曰：此無別事，只爲逆子，百官欲來保奏，如何處治？妲己奏曰：陛下傳出旨意，今日斬了殿下，百官明日朝見，一面傳旨，一面催殷破敗回旨，奉御官旨意傳下，百官仰聽玉音。

詔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生。此萬古之大法，天子所不得輕重者也。今逆子殷郊助惡，殷洪滅倫藐法，肆行不道；仗劍入宮，擅殺逆賊姜環，希圖無證，復持劍追殺命官，欲行弑父，悖理逆倫，子道盡滅。今擒獲午門，以正祖宗之法，卿等毋得助逆佑惡，明聽朕言。如有國家政事，俟明日臨殿議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奉御官讀詔已畢，百官無可奈何，紛紛議論不決，亦不敢散，不知行刑旨已出午門了。這且不表，單言上天垂象，定下興衰；二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的，自是不該命絕。當有太華山雲霄殿赤精子，九僊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一千五百年神仙犯了殺戒，崑崙山玉虛宮掌闡道術宣揚正教聖人，元始天尊，閉了講筵，不闡道德。二仙無事，間樂三山，興遊五岳，腳踏雲光，往朝歌逕過。忽被二位殿下頂上二道紅光，把二位大仙足下雲光阻住；二仙乃撥開雲頭觀看，見午門殺氣連綿，愁雲捲結，二仙早知其意。廣成子曰：道兄，成湯王氣將終，西岐聖主已出；你看那一簇衆生之內，綁縛二人，紅氣冲霄，命不該絕。況且俱是姜子牙帳下名將，你我道心，無處不慈悲，何不救他一救？你我帶他二個回山，久後助姜子牙成功，東進五關，也是一舉兩得。赤精子曰：此言有理，不可遲誤。廣成子忙喚黃巾力士，與我把那二位殿下抓回本山來聽用。黃巾力士領法旨，



駕起神風；只見播土揚塵，飛沙走石，天昏地暗，一聲嚮亮，如崩開華岳，折倒泰山。嚇得圍宿三軍，執刀士卒，監斬殷破敗，用衣掩面，抱頭鼠竄。及至風息無聲，二位殿下不知何往，蹤跡全無。嚇得殷破敗魂不附體，異事非常。午門外衆軍一聲吶喊，黃飛虎在大殿讀詔，纔商議紛紛。忽聽喊聲，比干正問何事，吶喊有周紀到大殿，報黃飛虎曰：方纔大風一陣，滿道異香，飛沙走石，對面不能見人；只一聲嚮亮，二位殿下不知刮往何處去了。異事非常，真是可怪！百官聞言，喜不自勝，嘆曰：天不亡衛寃之子，地不絕成湯之脈！百官俱有喜色。只見殷破敗慌忙進宮，啟奏紂王。後人有詩嘆曰：

仙風一陣異香生，播土揚塵蔽日明；力士奉文施道術，將軍失守枉持兵。

空勞鐵騎追風影，漫有讒言害鶴鷄；堪嘆廢興皆定數，周家八百已生成。

話說殷破敗進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監斬，正候行刑，旨出，忽被一陣狂風，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無蹤無跡。異事非常，請旨定奪。紂王聞言，沉吟不語，暗想曰：奇哉怪哉！心下猶疑未決。且說丞相商容隨後趕進朝歌，只聽得朝歌百姓俱言：刮去二位殿下。商容甚是驚異。來到午門，只見人馬擁擠，甲士紛紛。商容竟進午門，過九龍橋時，有比干看見商容前來，百官俱上前迎接，口稱丞相。商容曰：衆位老殿下，列位大夫，我商

容有罪，告歸林下，未久；孰想天子失政，殺子誅妻，荒淫無道。可惜堂堂宰府，烈烈三公，既食朝廷之祿，當爲朝廷之事。爲何無一言諫止天子者何也？黃飛虎曰：丞相天子深居內宮，不臨大殿，有旨皆係傳奉，諸臣不得面君，真是君門萬里。今日殷雷二將，把殿下捉獲，進都城回旨，綁縛午門，專候行刑旨意；幸上大夫趙先生扯碎旨意，百官鳴鐘擊鼓，請天子登殿面諫，只見內宮傳旨：侯斬了殿下，明日看百官奏章。內外不通，君臣阻隔，不得面奏。正無可奈何，却得天從人願，一陣狂風，便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殷破敗纔進宮，回旨尙未出來；老丞相略等一等，候他出來，便知端的。只見殷破敗走出大殿，看見商容，未及言說；商容向前曰：殿下被風刮去了，恭喜你功高任重，不日列土分茅！殷破敗欠身打躬曰：丞相折殺末將了！君命點差，非爲己私；丞相錯怪我了。商容對百官曰：老夫此來，面見天子，有死無生；今日必犯顏直諫，捨身報國，庶幾有面目見先王在天之靈。叫執殿官鳴鐘擊鼓，執殿官將鐘鼓齊鳴，奉御官奏樂請駕。紂王正在宮中，因風刮去殿下，鬱鬱不樂，又聞奏樂臨朝，鐘鼓不絕。紂王大怒，只得命駕登殿，昇於寶座。百官朝賀畢，天子曰：卿等有何奏章？商容在丹墀下，俯伏不言。紂王觀見丹墀下，俯伏一人，身穿縞素，又非大臣。王曰：俯伏何人？商容奏曰：致政首相待罪。商容朝見

陛下紂王見商容，驚問曰：卿既歸林下，復往都城，不遵宣詔，擅進大殿，何不自知進退如此？商容肘膝行至滴水簷前，泣而奏曰：臣昔居相位，未報國恩，近聞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無，聽讒逐正，紊亂紀綱，顛倒五常，污蔑彝倫。君道有虧，禍亂已伏，臣不避萬刀之誅，具疏投天，懇乞陛下容納。眞撥雲見日，普天之下，瞻仰聖德於無疆矣！商容將本獻上，比干接表，展於龍案，紂王觀之。

具疏，臣商容奏爲朝廷失政，三綱盡絕，全無倫紀，社稷顛危，禍亂已生，隱憂百出事。臣聞天子身道治國，以德治民，克勤克儉，毋敢怠荒，夙夜祇懼，以祀上帝，故宗廟社稷，乃是磐石之安，金湯之固。昔日陛下初嗣寶位，修行仁義，不違寧處，罔敢倦勤，敬禮諸侯，優恤大臣，憂民勞苦，惜民貨財，智服四夷，威加遐邇，風順雨調，萬民樂業。眞可軼堯駕舜，乃聖乃神，不是過也！不意陛下近時信任奸邪，不修正道，荒亂朝綱，大肆兇頑，近佞遠賢，沉酒涵色，日事聲歌，聽讒臣設謀，而陷正宮，人道乖和，信妲己賜殺太子，而絕先王宗嗣，慈愛盡滅，忠諫遭其炮烙慘刑，君臣大義已無；陛下三綱污蟻，人道俱乖，罪符夏桀，有忝爲君。自古無道之君，未有過此者！臣不避斧鉞之誅，獻逆耳之言，願陛下速賜妲己自盡於宮闈，伸皇后太子屈死之寃，斬讒臣於藁街，謝

忠臣義士，慘刑酷死之苦。人民仰服文武歡心，朝綱整飭，宮內肅靜；陛下坐享太平，安康萬載。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臨啓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疏以聞。

紂王看完表章大怒，將本扯得粒碎；傳旨命當駕官將這老匹夫拿出午門，用金瓜擊死！兩邊當駕官欲待上前，商容站立簷前大呼曰：「誰敢拿我！我乃三世之股肱，托孤之大臣。商容手指紂王大罵曰：昏君！你心迷酒色，荒亂國政，獨不思先王克勤克儉，聿修厥德，乃受天明命；今昏君不敬上天，棄厥先宗社，謂惡不足畏，謂敬不足爲，異日身弑國亡，有辱先王。且皇后乃元配天下國母，未聞有失德；昵比妲己，慘刑毒死，夫綱已失。殿下無辜，信讒殺戮，今飄刮無蹤，阻忠殺諫，炮烙良臣，君道全虧。眼見禍亂將興，災異疊見，不久宗廟邱墟，社稷易主，可惜先王櫛風沐雨，遺爲子孫萬世之基，金湯錦繡之天下，被你這昏君斷送了個乾乾淨淨的！你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見你之先王哉？」紂王拍案大罵：「快拿匹夫擊頂！」商容大喝左右：「吾不惜死！帝乙先君老臣，今日有負社稷，不能匡救於君，實愧見先王耳！你這昏君！天下只在數載之間，一旦失與他人。商容望後一閃，一頭撞倒龍盤石柱上面；可憐七十五歲老臣，今日盡忠，腦漿噴出，血染衣襟！一世忠臣，半生孝子，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後人有詩弔之：

速馬朝歌見紂王，九間殿上盡忠良；罵君不怕身軀碎，叱主何愁劍下亡？  
炮烙豈辭心似鐵，忠言直諫意如鋼；今朝撞死金塔下，留得芳名萬古香。  
話說衆臣見商容撞死塔下，面面相覷；紂王猶怒聲不息，分付奉御官將這老匹夫尸骸拋去都城外，毋得掩埋。左右將商容尸骸扛去城外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商容一疏，具見忠懇，一罵更暢人心，可謂不失大臣體段；但起初開紂王女媧宮進香，啟費仲誘天子揀選美女，致有紛紛禍亂；今日之死，庶幾可盡前衍矣！所以爲大臣者，要慎重其始，方保其終；不然，未有自身作者，不自身受者。  
又評：趙啟扯旨，與方相叫反，便是一起爽快人，做事直捷，不去轉灣抹角。若是這一般文武，不知有多少尋思，幾番忖度，以致做事時，東扯西曳，總是兒女情態。

###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燕山此際瑞烟籠，雷起東南助曉風；霹靂聲中驚蝶夢，電光影裏發塵蒙。  
三分有二開岐業，百子名全應鄗豐；卜世卜年龍虎將，興周滅紂建奇功。  
話說衆官見商容撞死，紂王大怒，俱未及言語；只見大夫趙啟，見商容皓首死於非命，

又令拋尸，心下甚是不平。不覺豎目揚眉，忍納不住，出班大叫：「臣趙啟不敢有負先生，今日殿前以死報國，得與商丞相同遊地下足矣！」指紂王罵曰：「無道昏君，絕首相，退忠良，諸侯失望，寵妲己，信讒佞，社稷摧頽，我且歷數昏君的積惡：皇后遭枉，酷死，自立，妲己爲正宮，追殺太子，使無蹤跡；國無根本，不久邱墟。昏君昏君，你不義誅妻，不慈殺子，不道治國，不德殺大臣，不明近邪佞，不正貪酒色，不智壞三綱，不恥敗五常。昏君！人倫道德，一字全無；枉爲人君，空坐帝座，有辱成湯，死有餘愧！」紂王大怒，切齒拍案，大罵：「匹夫焉敢侮君罵主？」傳旨將這逆賊速拿。炮烙趙啟曰：「我死不足惜，止留忠孝於人間，豈似你這昏君斷送江山，污名萬載？」紂王氣冲牛斗，兩邊將炮烙燒紅，把趙啟剝去冠冕，將鐵索裹身，只烙的筋斷皮焦，骨化烟飛。九間殿烟飛人臭，衆官員鉗口傷情。紂王看此慘刑，其心方遂，傳旨駕回，有詩爲證：

炮烙當庭設，

火威乘勢熱；

四肢未抱時，

一炬先摧烈。

須臾化骨筋，

頃刻成膏血；

要知紂山河，

隨此烟燼滅！

九間殿又炮烙大臣，百官膽顛魂飛不表。且說紂王回宮，妲己接駕，紂王攜手相挽，並坐龍墩之上。王曰：「今日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朕被這兩個匹夫辱罵不堪，這樣慘刑，百

官俱還不怕，畢竟還再想奇法，治此倔强之輩。妲己對曰：容妾再想。王曰：美人大位已定，朝內百官也不敢諫阻，朕所慮東伯侯、姜桓楚，知他女兒慘死，領兵反叛，搆引諸侯，殺至朝歌，聞仲北海未回，如之奈何？妲己曰：妾乃女流，識見有限，望陛下即召費仲商議，必有奇謀，可安天下。王曰：御妻之言有理，即傳旨宣費仲。不一時，費仲至宮拜見。紂王曰：姜后已亡，朕恐姜桓楚聞知，領兵反亂，東方恐不得安寧，卿有何策可定太平？費仲跪而奏曰：姜后已亡，殿下又失，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文武各有怨言，只恐內傳音信，搆惹姜桓楚兵來，必生禍亂；陛下不若暗傳四道旨意，把四鎮大諸侯誑進都城，梟首號令，斬草除根。那八百鎮諸侯，知四臣已故，如蛟龍失首，猛虎無牙，斷不敢猖獗，天下可保安寧。不知聖意如何？紂王聞言大悅道：卿真乃蓋世奇才！果有安邦之策，不負蘇皇后之所薦。費仲退出宮中，紂王暗發詔旨四道，點四名使命官，往四處去詔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不提。且說那一員官，逕往西岐前來；一路上風塵滾滾，芳草悽悽，穿州過府，旅店村莊，相是朝登紫陌，暮踏紅塵。不一日，過了西岐山七十里，進了都城，使命觀看城內光景，民豐物阜，市井安閒，做買做賣，和容悅色，往來行人，謙讓尊卑，使命嘆曰：聞得姬伯仁德，果然風景雍和，真是唐虞之世！使命至金庭館驛下馬，次日，西

伯侯姬昌，設殿聚文武講論治國安民之道；端門官報道：旨意下姬伯帶領文武接天子旨，使命到殿，跪聽開讀：

詔曰：北海猖獗，大肆兇頑，生民塗炭，文武莫知所措；朕其憂心，內無輔弼，外欠協和，特詔爾四大諸侯至朝，共襄國政，戡定禍亂。詔書到日，爾西伯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綣懷；毋得羈延，致朕佇望。俟功成之日，進爵加封，廣開茅土；謹欽來命，朕不食言，汝其欽哉。特詔。

姬昌拜詔畢，設筵款待天使。次日，整備金銀表禮，齎送天使。姬昌曰：天使大人，只在朝歌會齊。姬昌收拾就行，使命官告辭作謝而去不提。且言姬昌坐端明殿，對上大夫散宜生曰：孤此去，內事託與大夫，外事托與南宮适辛甲。隨使人宣伯邑考至，分付曰：昨日天使宣召，我起一易課，此去多凶少吉；縱不致損身，該有七年大難。你在西岐，須是守法，不可改變國政，一循舊章；兄弟和睦，君臣相安，毋得任一己之私，便一身之好；凡有作爲，惟老成是謀。西岐之民，無妻者給與金銀而娶；貧而愆期未嫁者給與金銀而嫁；孤寒無依者，當月給口糧，毋使欠缺。待孤七載之後，災滿自然榮歸。你切不可差人來接我；此是至囑，至囑，不可有忘！伯邑考聽父此言，跪而言曰：父王既有七載之難，子



當代往，父王不可親去。姬昌曰：我兒，君子見難，豈不知迴避？但天數已定，斷不可逃，徒自多事。你等專心守父，囑諸言，即是大孝。何必乃爾？姬昌退至後宮，來見母親太姜。行禮畢，太姜曰：我兒，爲母與你演先天數，你有七年災難。姬昌跪而答曰：今日天子詔至，孩兒隨演先天數，內有不祥七載罪愆，不能絕命。方纔內事外事，俱託文武，國政付與伯邑考。孩兒特進宮來，辭別母親，明日欲往朝歌。太姜曰：我兒此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姬昌曰：謹如母訓。隨出內宮，與元妃太姬作別。西伯侯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長曰伯邑考，次子姬發，即武王天子也。周有三母，乃昌之母太姜，昌之元妃太姬，武王之元配太姬，故周有三母，俱是大賢聖母。姬昌次日，打點往朝歌，恩恩行色，帶領從人五十名。只見合朝文武上大夫散宜生，大將軍南宮适，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辛甲，辛免，太顛，閔天，四賢八俊，與世子伯邑考，姬發，領衆軍民人等，至十里長亭，餞別，擺九龍御席。百官與世子把盞，姬昌曰：今與諸卿一別，七載之後，君臣又會矣。姬昌以手指邑考曰：我兒，只你弟兄和睦，孤亦無慮。飲罷數杯，姬昌上馬，父子君臣洒淚而別。西伯那一日，上路走七十餘里，過了岐山，一路行來，夜住曉行，也非一日。那一日，行至燕山，姬伯在馬上曰：叫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咫尺間必有大雨。

來了。跟隨人正議論曰：青天朗朗，雲翳全無；赤月流光，雨從何來？說話未了，只見雲霧齊生，姬昌打馬叫：速進茂林避雨。衆人方進得林來，但見好雨：

雲長東南霧起西北，霎時間狂風生冷氣，須臾內雨氣可侵人。初起時微微細雨，次後來密密層層；滋禾潤稼，花枝上斜掛玉玲瓏，壯地肥田，草稍尖亂滴珍珠滾。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練水；遍地草澆鴨頂綠，滿山石洗佛頭青。推塌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傾。

話說文王往茂林避雨，只見滂沱大雨，一似瓢潑盆傾下，有半個時辰。文王分付衆人：仔細些雷來了。跟隨衆人大家說：老爺分付雷來了，仔細些話猶未了，一聲響亮，霹靂交加，震動山河；天地崩倒華嶽高山，衆人大驚失色，都擠緊在一處，須臾雲散雨收，日色當空。衆人方出得林子來，文王在馬上，渾身雨濕，嘆曰：雷過生光，將星出現；左右原與我把將星尋來。衆人冷笑，暗想：將星是誰，那裏去找尋？然而不敢違命，只得四下裏尋覓。衆人正尋之間，只聽得古墓旁邊像一孩子，哭泣聲響。衆人向前一看，果是個孩子。衆人曰：想此古墓，焉得有這孩兒？必然古怪，想是將星；就將這嬰兒抱來，獻與千歲看。何如？衆人果將這孩兒抱來，遞與文王。文王看見好個孩子，面如桃蕊，眼有光華。文

王大喜想：我該有百子，今止有九十九子，適纔之數，該得此兒，正成百子之兆，真是美事。命左右將此兒送往前村權養，待孤七載回來，帶往西岐。久後此子福分不淺。文王縱馬前行，登山過嶺，趕往燕山，往前行走，不過二十里，只見一道人，丰姿清秀，相貌稀奇，道家風味異常，寬袍大袖。那道人有飄然出世之表，向馬前打稽首曰：君侯，貧道稽首了！文王慌忙下馬，答禮言曰：不才姬昌失禮了！請問道者，爲何到此？那座名山？甚麼洞府？今見不才，有何見諭？願聞其詳。那道人答曰：貧道是終南山玉柱洞鍊氣士雲中子是也。方纔雨過雷鳴，將星出現，貧道不辭千里而來，尋訪將星。今覩尊顏，貧道幸甚。文王聽罷，命左右抱過此兒，付與道人。道人接過看曰：將星，你這時候纔出現！雲中子曰：賢侯，貧道今將此兒帶上終南，以爲徒弟；侯賢侯回日，奉與賢侯，不知賢侯意下如何？文王曰：帶去不妨；只是久後相會，以何名爲證？道人曰：雷過現身，後會時以雷震爲名便了。文王曰：不才領教，請了。雲中子抱雷震子回終南而去。若要相會，七年後西伯有難，雷震子下山重會，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文王一路無詞，進五關，過灑池縣，渡黃河，過孟津，進朝歌，來至金亭館驛。館驛中，先到了三路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三位諸侯，在驛中飲酒，左右來報：西伯侯到了。三位迎接，姜桓

楚曰：姬伯侯爲何來遲？文王曰：因路遠，故此來遲，得罪了。四人行禮已畢，復添一席，傳杯歡飲。酒行數巡，文王問曰：三位賢伯，天子有何緊急事，詔我四臣到此？我想有甚麼大事情？都城內有武成王黃飛虎，是天子棟梁，治國有方，亞相比于能調和鼎鼐，治民有法，尙有何事，宣詔我等四人飲酒半酣，只見南伯侯鄂崇禹，平時知道崇侯虎會夤緣鑽刺結黨，費仲尤渾，蠱惑聖聰，廣施土木，勞民傷財，那肯爲國爲民，只知賄賂於己。此時酒已多了，偶然想起從前事來，鄂崇禹乃曰：姜賢伯、姬賢伯，不才有一言奉啟崇賢伯。崇侯虎笑容答曰：賢伯有甚事見教？不才敢不領命。鄂崇禹曰：天下諸侯首領，是我等四人，聞賢伯過，惡多端，全無大臣體面，剝民利己，專與費仲尤渾往來，督工監造摘星樓，聞得你三丁抽二，有錢者買閒在家，無錢者重役苦累，你受私愛財，苦殺萬民，自專征伐，狐假虎威，行似貪狼，心如餓虎，朝歌城內軍民人等，不敢正視，千門切齒，萬戶銜冤。賢伯常言道得好：禍由惡作，福自德生。從此改過，切不可爲。就把崇侯虎說得滿面烟生，口內火出，大叫道：鄂崇禹，你出言狂妄，我和你俱是一樣大臣，你爲何席前這等凌辱我？你有什么能敢當面以誣言污蔑我？看官，崇侯虎倚費仲尤渾內裏有人，欲酒席上要與鄂崇禹相爭起來，只見文王指崇侯虎曰：崇賢伯，鄂賢伯，勸你俱是好言，

你怎等橫暴！難道我等在此你好毀打鄂賢伯？若鄂賢伯這番言語，也不過是愛公忠告之道；若有此事，痛加改過；若無此事，更是加勉，則鄂伯之言，句句良言，語語金石。今公不知自責，反怪直諫，非禮也。崇侯虎聽文王之言，不敢動手；不隄防被鄂崇禹一酒壺劈面打來，正打崇侯虎臉上。崇侯虎探身來抓鄂崇禹，又被姜桓楚架開。大罵曰：大臣廝打體面，何存崇賢伯？夜深了，你睡罷。崇侯虎忍氣吞聲，自去睡了。有詩爲證：

館驛傳杯講短長，奸臣設計害忠良；  
刀兵自此紛紛起，播亂朝歌萬姓殃。

且言三位諸侯久不曾會，重整一席，三人共飲。將至二更時分，內中有一驛卒，見三位臣大飲酒，點頭嘆曰：千歲千歲！你們今夜傳杯歡會飲，只怕明日鮮紅染市曹！更深夜靜，人言甚是明白。文王明明聽見這樣言語，便問：甚麼人說話？叫過來。左右侍酒人等，俱在兩旁，只得俱過來，齊齊跪倒。西伯問曰：方纔傳言，今夜傳杯歡會飲，明日鮮紅染市曹。衆人答曰：不曾說此言語。只見姜鄂二侯，也不曾聽見。西伯曰：句句分明，怎言不曾說？叫家將進來，拿出去斬了！那驛卒聽得，誰肯將生替死？只得擠出這人。衆人齊叫：千歲爺！不干小人事，是姚福親口說出。姬伯聽罷，叫住了衆人，上去叫姚福問曰：你爲何出此言語？實說有賞，假誑有罪。姚福道：是非只爲多開口。千歲爺在上，這一件事，是

機密事；小的是使命官家下的人，因姜皇后屈死西宮，二殿下大風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傳聖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一概斬首。今夜小人不忍，不覺說出此言。姜桓楚聽罷，忙問曰：姜娘娘爲何屈死西宮？姚福話已露了，收不住言語，只得從頭訴說。紂王無道，殺子誅妻，自立妲己爲正宮，細細訴說一遍。姜皇后乃桓楚之女，女死心下如何不痛？身似刀碎，意如油煎，大叫一聲，跌倒在地。文王命人扶起，桓楚痛哭曰：我兒剜目，炮烙雙手，自古及今，那有此事？西伯勸曰：皇后受屈，殿下無踪，人死不能復生；今夜我等各具奏章，明早見君犯顏力諫，必分清白以正人倫。桓楚哭而言曰：姜門不幸，怎敢勞動列位？賢伯上言，我姜桓楚獨自面君辨明冤枉。文王曰：賢伯另自一本，我三人各具本章。姜桓楚兩淚千行，一夜修本不提。且說奸臣費仲知四位大臣在館驛住，奸臣費仲暗進偏殿，見紂王具言四路諸侯俱到了。紂王大喜，明日升殿，四侯必有奏章，上言阻諫。臣啟陛下：明日但四侯上本，陛下不必看本，不必早白，傳旨拿出午門梟首，此爲上策。王曰：卿言甚善。費仲辭王歸宅，一宿晚景一過。次日早朝，升殿聚集兩班文武，午門官啟駕，四鎮諸侯候旨。王曰：宣來。只見四侯伯聽詔，卽至殿前。東伯侯、姜桓楚等，高擎牙笏，進禮稱臣畢，姜桓楚將本章呈上。亞相比干接本。紂王曰：姜桓

楚，你知罪麼？桓楚奏曰：臣鎮東魯，嚴肅邊庭，奉法守公，自盡臣節，有何罪可知？陛下聽讒寵色，不念元配，痛加慘刑，誅子滅倫，自絕宗嗣，信妖妃陰謀忌妒，聽佞臣炮烙忠良。臣既受先王野恩，今覩天顏，不避斧鉞，直言具奏。實君負微臣，臣無負於君。望乞見憐，辨明冤枉。生者幸甚，死者幸甚。紂王大怒，罵曰：老逆賊命女弑君，忍心篡位，罪惡如山。今反飾辭強辯，希圖漏網。命武士拿出午門，碎醢其尸，以正國法。金瓜武士將姜桓楚剝去冠冕，繩纏索綁。姜桓楚罵不絕口，不由分說，推出午門。只見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出班啟奏：陛下，臣等俱有本章。姜桓楚真心爲國，並無謀篡情由，望乞詳察。紂王安心要殺四鎮諸侯，將姬昌等本章放於龍案之上。不知姬昌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奸讒禍人家國，無不殘忍刻薄，用心最毒最險，直將一個家國，送得乾乾淨淨，身弑國亡，方是了當。妲己陰毒費仲，濟惡其設謀，用一網打盡之計，何其惡毒！不若一驛卒，反有不忍良心，善惡原不以君子小人而分！

又評：天子非常之人，其出身必異，古今皆然，初不止雷震子一人。雷震子生於古墓中，更爲可異！

# 第十一回 美里城囚西伯侯

君虐臣奸國事非，如何信口泄天機？  
若非丹陛忠心諫，已見囊街血肉飛。  
美里七年沾化雨，伏羲八卦闡精微；  
從來世運歸明主，會見岐山日正輝。  
話說西伯侯等，見天子不看姜桓楚的本章，平白將姜桓楚拿出午門，碎醢其尸；心上大驚，知天子甚是無道。三人俯伏稱臣，奏曰：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股肱；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卽殺大臣，是謂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絕矣！陛下垂聽，亞相比干將西伯等本展開，紂王只得看本。

具疏臣鄂崇禹、姬昌、崇侯虎等，奏爲正國正法，退佞除奸，洗明沉寃，以匡不替，復立三綱，內勦狐媚事。臣等聞聖王治天下，務勤實政，不事臺榭陂池，親賢遠奸，不馳騫於遊畋，不沉湎於酒，不淫荒於色，惟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事允治，以故堯舜不下階，垂拱而天下太平，萬民樂業。今陛下承嗣大統以來，未聞美政，日事怠荒，信讒遠賢，沉湎酒色。姜后賢而有禮，並無失德，竟遭慘刑；妲己穢污宮中，反寵以重位。屈斬太師，有失司天之監；輕醢大臣，而廢國家之肱股。造炮烙阻忠諫之口，殺幼子絕慈愛之心。臣等願陛下貶費仲、尤渾，惟君子是親，斬妲己，整肅宮闈，庶幾天心可回，天



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終矣！臣等不避斧鉞，冒死上言，懇乞天顏，納臣直諫，速賜施行。天下幸甚！萬民幸甚！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

紂王看罷大怒，扯碎表章，拍案大呼曰：「將此等逆臣，梟首回旨！」武士一齊動手，把三位大臣綁出午門。紂王命魯雄監斬，速發行刑旨。只見左班中有中諫大夫費仲、尤渾出班俯伏奏曰：「臣有短章，冒瀆天德。」王曰：「有何奏章？」對曰：「臣啟陛下：四臣有罪，觸犯天顏，罪在不赦；但姜桓楚有弑君之惡，鄂崇禹有叱主之愆，姬昌利口侮君，崇侯虎隨衆誣謗，據臣之見，崇侯虎素懷忠直，出力報國，造摘星樓，瀝膽披肝，起壽仙宮，夙夜盡瘁，曾竭力公家，分毫無過。崇侯虎不過隨聲附和，實非本心；若不分皂白，玉石俱焚，是有功而與無功同也，人心未必肯服。願陛下赦侯虎毫末之生，以後將功贖今日之罪。」紂王見費尤二臣諫赦崇侯虎，蓋爲費尤二人乃紂王之寵臣，言聽計從，無語不入。王曰：「據二卿之言，昔崇侯虎既有功於社稷，朕當不負前勞，叫奉御官傳旨，特赦崇侯虎。二人謝恩歸班。旨意傳出，單赦崇侯虎，殿東頭惱了武成王黃飛虎，執笏出班。有亞相比干併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伯夷、叔齊七人，同出班俯伏。比干奏曰：「臣啟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股肱，姜桓楚威鎮東魯，數有戰功，若言弑君，一無可證，安得加以極刑？況姬

昌忠心不二，爲國爲民，實邦家之福。臣道合天地，德配陰陽，仁結諸侯，義施文武，禮治邦家，智服反叛，信達軍民，紀綱肅靜，政事嚴整，君仁臣忠，子孝父慈，兄弟恭，君臣一心，不肆干戈，不行殺伐，行人讓路，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四方瞻仰，稱爲西方聖人。鄂崇禹身任一方重寄，日夜勤勞王家，使一方無警，皆是有功社稷之臣，乞陛下一併憐而赦之。羣臣不勝感激之至。王曰：姜桓楚謀逆，鄂崇禹、姬昌、箕口鼓惑，妄言詆君，俱罪在不赦。諸臣安得妄保？黃飛虎奏曰：姜桓楚、鄂崇禹皆名重大臣，素無過舉；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數，皆國家梁棟之才；今一旦無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況三路諸侯，俱帶甲數十萬，精兵猛將，不謂無人；倘其臣民知其君死非其罪，又何忍其君遭此無辜？倘或機心一騁，恐兵戈擾攘，四方黎庶倒懸。況聞太師遠征北海，今又內起禍胎，國祚何安？願陛下憐而赦之，國家幸甚！紂王聞奏，又見七王力諫，乃曰：姬昌、朕亦素聞忠良，但不該隨聲附和；木宜重處，孤看諸卿所奏赦免，但恐他日歸國有變，卿等不得辭其責矣。姜桓楚、鄂崇禹謀逆不赦，速正典刑，諸卿再無得瀆奏。旨意傳出，赦免姬昌。天子命奉御官，速催行刑，將姜桓楚、鄂崇禹以正國法。只見左班中有上大夫膠鬲、楊任等六位大臣，進禮稱臣。臣有奏章，可安天下。紂王曰：卿等又有何奏章？楊任奏

曰：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七王爲國爲賢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稱臣之首，桓楚任重功高，素無失德，謀逆無證，豈得妄坐？崇禹性鹵不屈，直諫聖聰，無虛無謬。臣聞君明則臣直，直諫君過者，忠臣也；阿諛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觀國事艱難，不得不繁言瀆奏，願陛下憐二臣無辜，赦還本國，遣歸各地，使君臣喜樂於堯天，萬姓謳歌於化日。臣民念陛下寬洪大度，納諫如流，始終不負臣子爲國爲民之本心耳。臣等不勝感激之至！王怒曰：亂臣造逆，惡黨簧舌，桓楚弑君，醜尸不足以盡其辜；崇禹謗君，梟首正當其罪。衆臣強諫，朋比欺君，污蟻法紀，如再阻言者，卽與二逆臣同罪！隨傳旨：傳正典刑！楊任等見天子怒色，莫敢誰何，也是合該二臣命絕。旨意出，鄂崇禹梟首，姜桓楚將巨釘釘其手足，亂刀碎剝，名曰醜尸。監斬官魯雄回旨，紂王駕回宮闕，姬昌拜謝七位殿下泣而訴曰：姜桓楚無辜慘死，鄂崇禹忠諫喪身，東南兩地，自此無寧日矣！衆人各慘然淚下曰：且將二侯收尸埋葬淺土，以俟事定，再作區處。有詩爲證：

忠告徒勞諫諍名，逆鱗難犯莫輕撻；醜尸桓楚身遭慘，斷頸崇禹命已傾。

兩國君臣空望眼，七年姜里屈孤貞；上天有意傾人國，致使紛紛禍亂生。

且不題二侯家將，星夜逃回，報與二侯之子去了。且說紂王次日昇顯慶殿，有亞相比

干具奏收二臣之尸，放姬昌歸國。天子准奏，比干領旨出朝。旁有費仲諫曰：「姬昌外若忠誠，內懷奸詐，以利口而惑衆臣，而是心非，終非良善。恐放姬昌歸國，反搆東魯姜文煥，南都鄂順興兵，擾亂天下。軍有持戈之病，將有披甲之艱，百姓驚慌，都城擾攘。誠所謂縱龍入海，放虎歸山，必生後悔。」王曰：「詔赦已出，衆臣皆知，豈有出乎反乎之理？」費仲奏曰：「臣有一計，可除姬昌。」王曰：「計將安出？」費仲對曰：「既赦姬昌，必拜闕方歸故土，百官也要與姬昌餞行。臣去探其虛實，若昌果有真心爲國，陛下赦之；若有欺誑，卽斬其首，以除後患。」王曰：「卿言是也。」且說比干出朝，逕至館驛來看西伯，左右通報，西伯出門迎接，紱禮坐下。比干曰：「不才今日便殿見駕，奏王爲收二侯之尸，釋君侯歸國。西伯拜謝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報再造之恩？」比干復前執手低言曰：「國內已無綱紀，今無故而殺大臣，定非吉兆。賢侯明日拜闕，急宜早行，遲則恐奸佞忌刻，又生他變。」至囑至，西伯起身謝曰：「丞相之言，真爲金石，盛德豈敢有忘？」次日早臨午門，望闕拜辭謝恩。西伯隨帶家將，竟出西門，來到十里長亭，百官欽敬。武成王黃飛虎、微子箕子、比干等，俱在此侍候多時。西伯下馬，黃飛虎與微子慰勞曰：「今日賢侯歸國，不才等具有水酒一杯，一來爲君侯榮餞，且有一言奉瀆。」西伯曰：「願聞。」微子曰：「雖然，天子有負賢侯，望乞

念先君之德，不可有失臣節；妄生異端，則不才輩幸甚！萬民幸甚！西伯頓首謝曰：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昌雖沒齒，不能報天子之德，豈敢有他意哉？百官執杯把盞，西伯量大有百杯之飲；正所謂知己到來言不盡，彼此更覺綢繆。一時便不能捨。正歡飲之間，只見費仲、尤渾乘馬而來，自具酒席，也來與西伯餞別。百官一見費、尤二人至，便有幾分不悅，個個抽身。西伯謝曰：二位大夫，我有何能，荷蒙遠餞？費仲曰：聞賢侯榮歸，卑職特來餞別；有事來遲，望乞恕罪。西伯乃仁德君子，待人心實，那有虛意？一見二人殷勤，便自喜悅；然百官畏此二人，俱先散了。只他三人把盞酒過數巡，費、尤二人曰：取大杯來。二人滿斟一杯，奉與西伯；姬昌接酒欠身謝曰：多承大德，何日啣環？一飲而盡。西伯量大，不覺連飲數杯。費仲曰：請問賢侯，仲常聞賢侯能演先天數，其應果否無差？西伯答曰：陰陽之理，自有定數，豈得無準？但人能反此以作善，趨避之亦能逃越。仲復問曰：若當今天子，所爲皆錯亂，不識將來究竟可預聞乎？此時西伯酒已半酣，却忘記此二人來意；一聽得問天子休咎，便蹙額歛頷，嘆曰：國家氣數黯然，只此一傳而絕，不能善其終；今天子所爲如此，是速其敗也。臣子安忍言之哉！西伯嘆畢，不覺淒然。仲又問曰：其數應在何年？西伯曰：不過四七年間，戊午歲中甲子而已。費、尤二人俱

咨嗟長嘆，復以酒酬西伯。少頃，二人又問曰：「不才二人，亦求賢侯一數，看我等終身何如？」西伯原是賢人君子，那知虛僞，卽袖演一數，便沉吟良久曰：「此數甚奇甚怪！」費尤二人笑問曰：「何如？」不才二人數內，有甚奇怪？」答曰：「人之死生，雖有定數，或癱瘓膨膈，百般雜症，或五刑水火，繩縊跌撲，非命而已。不似二位大夫，死得蹊蹊蹺蹺，古古怪怪。」費尤二人笑問曰：「畢竟何如？」死於何地？」答曰：「將來不知何故，被雪冰滄身，凍在冰內而絕。後來姜子牙冰凍岐山，拿魯雄捉此二人祭封神臺。此是後事，表過不題。」二人聽罷，含笑曰：「生有時辰，死有地，也自由他。」三人復又暢飲。費尤二人乃乘機誘之曰：「不知賢侯平日，可曾演得自己究竟如何？」西伯曰：「平昔我也曾演過。」費仲曰：「賢侯禍福何如？」答曰：「不才還討得個善終正寢。」費尤二人復虛言慶慰曰：「賢侯自是福壽雙全。」西伯謙謝，三人又飲數杯。費尤二人曰：「不才朝中有事，不敢久羈，賢侯前途保重，各人分別。」費尤二人在馬上罵曰：「這老畜生！自己死在目前，反言善終正寢，我等反寒冰凍死，分明罵我等，只樣可惡。」正說話間，已至午門下馬，便殿朝見天子。王問曰：「姬昌可曾說甚麼？」二臣奏曰：「姬昌怨望，亂言辱君，罪在大不敬。」紂王大怒曰：「這匹夫！朕赦汝歸國，到不感德，反行侮辱，可惡！他以何言辱朕？」二人復奏曰：「他曾演數，言國家只此一傳而絕，所延不過四。」

七之年，又道陛下不能善終。紂王怒罵曰：你不問這老匹夫，死得如何？費仲曰：臣二人也問他，他道：善終正寢。大抵姬昌乃利口妄言惑人耳目，今他之死生，出於陛下，尙然不知；還自己說善終，這不是自家哄自家？即臣二人叫他演數，他言臣二人凍死冰中；只臣莫說托陛下福蔭，即係小民也無凍死冰中之理。即此皆係荒唐之說，虛謬之言，惑世誣民，莫此爲甚。陛下速賜施行！王曰：傳朕旨，命晁田趕去拿來，即時梟首，號令都城，以戒妖言。晁田得旨，追趕不表。且說西伯上馬，自覺酒後失言，忙令家將速離此間，恐後有變。衆皆催動迤邐而行。西伯在馬上自思：吾演數中，七年災逆，爲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間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來。正遲疑間，只見一騎如飛趕來，及到面前，乃是晁田也。晁田大呼曰：西伯天子有旨請回。西伯回答曰：晁將軍，我已知道了。西伯乃對衆家將曰：吾今災至難逃，你們速回，我七載後自然平安歸國。着伯邑考上順母命，下和弟兄，不可更西岐規矩。再無他說，你們去罷。衆人洒淚回西岐去了。西伯同晁田回朝歌來，有詩爲證：

十里長亭餞酒卮，只因直語欠委蛇；  
若非天數羈羑里，焉得姬侯纘伏羲。  
話說西伯同晁田往午門來，就有報馬飛報黃飛虎、飛虎大驚，沉思爲何去而復返？莫

非費尤兩個奸逆坐害西伯，令周紀快請各位老殿下，速至午門！周紀去請，黃飛虎隨上坐騎，急急來到午門。時西伯已在午門候旨。飛虎忙問曰：賢侯去而復返者何也？西伯曰：聖上召回，不知何事，却說晁田見駕回旨，紂王大怒，叫速召來。西伯至丹墀，俯伏奏曰：荷蒙聖恩，釋臣歸國，今復召臣回，不知聖意何故？紂王罵曰：老匹夫，釋你歸國，不思報效君恩，而反侮辱天子，尙有何說？西伯奏曰：臣雖至愚，上知有天，下知有地，中知有君，生身知有父母，訓教知有師長，天地君親師五字，臣時刻不敢有忘。怎敢侮辱陛下，自取其死？王怒曰：你還在此巧言強辯，你演甚麼先天數，侮辱朕躬，罪在不赦！西伯曰：先天神農伏羲演成八卦，定人事之吉凶休咎，非臣故捏，臣不過據數而言，豈敢忘議是非？王曰：你試演朕一數，看天下如何？西伯曰：前演陛下之數不吉，故對費仲、尤渾二大夫言，卽曰不吉，並未曾言甚麼。是非臣安敢妄議？紂王立身大呼曰：你道朕不能善終，你自誇壽終正寢，非侮君而何？此正是妖言惑衆，以後必爲禍亂。朕先教你先天數不驗，不能善終。傳旨將姬昌拿出午門，梟首以正國法。左右纔待上前，只見殿外有人大呼曰：陛下，姬昌不可斬！臣等有諫章。紂王急視，見黃飛虎、微子等七位大臣進殿，俯伏奏曰：陛下天赦姬昌還國，臣民仰德如山，且其先天數乃是伏羲先聖所演，非姬



昌捏造若是不準，亦是據數推詳；若是果準無差，亦是直言君子，不是狡詐小人。陛下亦可赦其小過。王曰：「騁自己之妖術，謗主君以不堪，豈得赦其無罪？」比干奏曰：「臣等非是爲他，實爲國也。今陛下斬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姬昌素有令名，爲諸侯瞻仰，軍民欽服；且其先天數據理直推，非是妄捏。如果聖上不信，可命姬昌演目下凶吉；如準可赦其生，如不準卽坐以捏造妖言之罪。」紂王見大臣力諫，只得准奏，命西伯演目下吉凶。西伯取金錢一晃，大驚曰：「陛下明日太廟火災，速將宗社神主請開，恐毀社稷根本。」王曰：「數演明日應在何時？」昌曰：「應在午時。」王曰：「既如此，且將姬昌發下囹圄，以候明日之驗。」衆官同出午門。西伯感謝七位殿下。黃飛虎曰：「賢侯明日顛危，必須斟酌。」西伯曰：「且看天數何如？」衆官散罷不題。且言紂王謂費仲曰：「姬昌言明日太廟火災，若應其言，如之奈何？」尤渾奏曰：「傳旨明日令看守太廟宮官仔細防閑，亦不必焚香，其火從何而至！」王曰：「此言極善。」天子回宮，費尤二人也出朝不表。且言次日武成王黃飛虎約七位殿下俱在王府候午時火災之事。命陰陽官報時刻。陰陽官報：「稟上衆老爺正當午時了。」衆官不見太廟火起，正在驚慌之際，只聽半空中霹靂一聲，山河振動。忽見陰陽官來報：「稟上衆老爺，太廟火起。」比干嘆曰：「太廟災異成湯天下，必不久矣！」衆人齊出王

府看火，好火但見：

此火本原生於石內，其實有威有雄；坐居離地東南位，勢轉丹砂九鼎中。此火乃燧人氏出世，刻木鑽金，旋坤轉乾；八卦內只他有威，五行中獨他無情。朝生東南，照萬物之光輝；暮落西北，爲一世之混沌。火起處滑，喇喇閃電飛騰；煙發時黑，沉沉遮天蔽日。看高低有百萬雷聲，聽遠近發三千火炮。黑烟鋪地，百忙裏走萬道金蛇；紅焰冲空，霎時間有千團火塊。狂風助力，金門珠戶一時休；惡火飛來，碧瓦雕簷撚指過。火起千條焰，星洒滿天紅；都城齊吶喊，轟動萬民驚。數演先天莫浪猜，成湯宗廟盡成灰；老天已定興衰事，算不由人枉自謀。

話說紂王在龍德殿，正聚文武商議時，只見奉御官來奏，果然午時太廟火起，只嚇得天子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兩個奸臣，肝膽盡裂，西伯真聖人也！紂王曰：「姬昌之數，今果有應驗，大夫如何處之？」費尤二臣奏曰：「雖然姬昌之數偶驗，適逢其時，豈得驟赦歸國？陛下恐衆大臣有所諫阻，只赦放姬昌，須如此如此，天下可安，強臣無慮，此四海生民之福也。」王曰：「卿言甚善，言未畢，微子比干黃飛虎等朝見畢，比干奏曰：「今日太廟火災，姬昌之數果然，望陛下赦昌直言之罪。」王曰：「昌數果應，赦其死罪，不赦歸國，暫居羑里，

待後國事安寧方許歸國比干等謝恩而出俱至午門比干對昌言曰爲賢侯特奏天子准赦死罪不赦歸國暫居姜里月餘賢侯且自忍耐俟天子轉日回天自然榮歸故地姬昌頓首謝曰今日天子禁昌姜里何處不是浩蕩之恩怎敢有違飛虎又曰賢侯不過暫居月餘不才等逢機搆會自然與賢侯力爲挽回斷不令賢侯久羈此地耳西伯謝過衆人隨在午門望闕謝恩卽同押送官往姜里來姜里軍民父老牽羊担酒擁道跪迎父老言曰姜里今得聖人一顧萬物生光歡聲雜地鼓樂驚天迎進城廓押送官嘆曰聖人心同日月普照四方今日觀百姓迎接姬伯非伯之罪可知姬昌進了府宅押送官往都城回旨不表且言西伯一至姜里教化大行軍民樂業閒居無事把伏羲八卦反復推明變成六十四卦中分三百八十四爻象守分安居全無怨主之心後人有詩贊曰：

七載艱難姜里城，卦爻一一變分明；  
玄機參透先天祕，萬古留傳大聖名。

話說紂王禁囚大臣全無忌憚一日報到元戎府黃飛虎看報見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四十萬人馬兵取遊魂關又反了南伯侯鄂順領人馬二十萬取三山關天下已反了四百鎮諸侯黃飛虎嘆曰二鎮兵起天下荒荒生民何日得安忙發令箭命將緊守

關隘，此話不表。且言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因神仙一千五百年犯了殺戒，乃年積月累，天下大亂一場，然後復定。一則姜子牙該斬將封神，成湯天下該滅，周室將興；因此玉虛宮住講道教。太乙真人閒坐洞中，只聽得崑崙山玉虛宮白鶴童子持玉札到山。太乙真人接玉札望玉虛宮拜罷，白鶴童子曰：姜子牙不久下山，請師叔把靈珠子送下山去。太乙真人曰：我已知道了。白鶴童子回去不表。太乙真人送這一位老爺下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紂王無故殺戮大臣，禁囚聖賢，其於爲君之道已絕，故不久國破身亡，爲天下戮也。

又評：畢竟文王也是多事的，倘於問數時，只含糊應之，此一番事，不是也逃越過了。古云：惟口出好興戎。又曰：其默足以容。文王尙欠保身之術。

##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金光洞裏有奇珍，降落塵寰輔至仁；周室已生佳氣色，商家應自滅精神。  
從來泰運有梁棟，自古昌期有劫燐；戊午旬中逢甲子，漫見朝野盡沉淪。  
話說陳塘關有一總兵官，姓李名靖，自幼訪道修真，拜西崑崙度厄真人爲師，學成五

行遁術因仙道難成故遣下山輔佐紂王官是總兵享受人間之富貴元配殷氏生有二子長曰金吒次曰木吒殷夫人後又懷孕在身已及三年零六個月尙不生產李靖時常心下憂疑一日指夫人之腹言曰孕懷三載有餘尙不降生非妖卽怪夫人亦煩惱曰此孕定非吉兆教我日夜憂心李靖聽說心下甚是不樂當晚夜至三更夫人睡得正濃夢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身着道服逕進香房夫人叱曰這道人甚不知理此乃內室如何逕進着實可惡道人曰夫人快接麟兒夫人未及答只見道人將一物往夫人懷中一送夫人猛然驚醒駭出一身冷汗忙喚醒李總兵曰適纔夢中如此如此說了一遍言未畢時殷夫人已覺腹中疼痛靖急起來至前廳坐下暗想懷身三年零六個月今夜如此莫非降生吉凶尙未可知正思慮時只見兩個侍兒慌忙前來啟老爺夫人人生下一個妖精來了李靖聽說急忙來至香房手執寶劍只見房裏一團紅氣滿屋異香有一個肉毬滴溜溜圓轉如輪李靖大驚望肉毬上一劍砍去劃然有聲分開肉毬跳出一個小孩兒來偏體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着一塊紅綾金光射目這位神聖下世出在陳塘關乃姜子牙先行官是也靈珠子化身金鐲是乾坤圈紅綾名曰混天綾此物乃是乾元山鎮金光洞之寶表過不題只見李靖砍開肉

毬見一孩兒滿地上跑，李靖駭異，上前一把抱將起來，分明是個好孩子，又不忍作爲妖怪，壞他性命。乃遞與夫人看，彼此恩愛不捨，各各歡喜。却說次日有許多屬官俱來賀喜。李靖剛發放完畢，中軍官來稟，啟老爺，外面有一道人求見。李靖原是道門，怎敢忘本？忙道：請來。軍政官急請道人，道人逕上大廳，朝上對李靖曰：將軍，貧道稽首了。李靖忙答禮畢，尊道人上坐。道人不謙，便就坐下。李靖曰：老師何處名山？甚麼洞府？今到此關，有何見諭？道人曰：貧道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聞得將軍生了公子，特來賀喜，借令公子一看，不知尊意如何？李靖聞道人之言，隨喚侍兒抱將出來。侍兒將公子抱將出來，道人接在手看了一看，問曰：此子落在那個時辰？李靖答曰：生在丑時。道人曰：不好。李靖問曰：此子莫非養不得麼？道人曰：非也。此子生於丑時，正犯了一千七百殺戒。又問：此子可曾起名否？李靖答曰：不曾。道人曰：待貧道與他起個名，就與貧道做個徒弟如何？李靖答曰：願拜道長爲師。道人曰：將軍有幾位公子？李靖答曰：不才有三子。長曰金吒，拜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爲師；次曰木吒，拜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爲師；老師既要此子爲門下，但憑起一名字，便拜道長爲師。道人曰：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李靖謝曰：多承厚德命名，感謝不盡。喚左右看齋。道人乃辭曰：這個

不必貧道有事，即便回山。着實固辭，李靖只得送道人出府。那道入別過逕自去了。話說李靖在關上無事，忽聞報天下反了四百諸侯，忙傳令叫把守關隘，操演三軍訓練士卒，謹隄防野馬嶺要地。鳥飛兔走，瞬息光陰，暑往寒來，不覺七載。哪吒年方七歲，身長六尺。時逢五月，天氣炎熱，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反了，在遊魂關大戰竇融。因此每日操練三軍，教演士卒不表。且說三公子哪吒見天氣暑熱，心下煩燥，來見母親。參見畢，站立一旁，對母親曰：孩兒要出關外閒玩一會。稟過母親，方敢前去。殷夫人愛子之心重，便叫我兒，你既要去關外閒玩，可帶一名家將領你去，不可貪玩，快去快來，恐怕你爹爹操練回來。哪吒應道：孩兒曉得。哪吒同家將出得關來，正是五月天氣，也就着實炎熱，但見：

太陽真火鍊塵埃，

綠柳嬌柔欲化灰；

行旅異威慵舉步，

佳人怕熱懶登臺。

涼亭有暑如烟燎，

水閣無風似火埋；

漫道荷香來曲院，

輕雷細雨始開懷。

話說哪吒同家將出關，約行一里之餘，天熱難行。哪吒走得汗流滿面，乃叫家將看前面樹陰之下，可好納涼？家將來到綠柳陰中，只見薰風蕩蕩，煩暑盡解，急忙走回來對哪吒稟曰：稟公子，前面柳陰之內，甚是清涼，可以避暑。哪吒聽說，不覺大喜，便走進林

內解開衣帶，舒放襟懷，甚是快樂。猛然的見那壁廂清波滾滾，綠水滔滔，真是兩岸垂楊風習習，崖旁亂石水潺潺。哪吒立起身來，走到河邊，叫家將：我方纔走出關來，熱極了，一身是汗；如今且在石上洗一個澡。家將曰：公子仔細；只怕老爺回來，可早些回去。哪吒曰：不妨。脫了衣裳，坐在石上；把七尺混天綾放在水裏，蘸水洗澡。不知這河是九灣河，乃東海口上；哪吒將此寶放在水中，把水俱映紅了。擺一擺江河晃動，搖一搖乾坤震撼。那哪吒洗澡，不覺那水晶宮已晃得亂響。不說那哪吒洗澡，且說東海敖光在水晶宮坐，只聽得宮門震響，敖光忙喚左右問曰：地不該震，爲何宮殿晃搖？傳與巡海夜叉李良看海口是何物作怪？夜叉來到九灣河一望，見水俱是紅的，光華燦爛；只見一小兒的紅羅帕蘸水洗澡。夜叉分水大叫曰：那孩子將甚麼作怪東西把河水映紅，宮殿搖動？哪吒回頭一看，見水底一物；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手持大斧。哪吒曰：你那畜生是個甚東西也說話？夜叉大怒：吾奉主公點差巡海夜叉，怎罵我是畜生？分水一躍，跳上岸來，望哪吒頂上一斧劈來。哪吒正赤身站立，見夜叉來得勇猛，將身躲過，把右手套出乾坤圈，望空中一舉。此寶原係崑崙山玉虛宮所賜，太乙真人鎮金光洞之物，夜叉那裏經得起。那寶打將下來，正落在夜叉頭上；只打得腦漿迸流，卽死。



於岸上。哪吒笑曰：把我這乾坤圈都污了。復到石上坐下，洗那圈子。水晶宮如何經得起此二寶震撼，險些兒把宮殿俱晃倒了。敖光曰：夜叉去探事未回，怎的這等凶惡？正說話間，只見龍兵來報：夜叉李良被一孩童打死在陸地，特啟龍君知道。敖光大驚。李良乃靈霄殿御筆差的，誰敢打死敖光？傳令點龍兵待吾親去，看是何人話未了，只見龍王三太子敖丙出來，口稱父王爲何大怒？敖光將李良打死的事說了一遍。三太子曰：父王請安，孩兒出去拿來便是。忙調龍兵，上了逼水獸，提畫桿戟，逕出水晶宮來，分開水勢，浪如山倒，波濤橫生，平地水長數尺。哪吒起身，看着水言曰：好大水！好大水！只見波浪中現一水獸，獸上坐一人，全裝服色，持戟驍雄。大叫曰：是甚人打死我巡海夜叉李良？哪吒曰：是我。敖丙一見，問曰：你是誰人？哪吒答曰：我乃陳塘關李靖第三子。哪吒是也。俺父親鎮守此關，乃一鎮之主；我在此避暑洗澡，與他無干，他來罵我。我打死了他，也無妨。三太子敖丙大罵曰：好潑賊！夜叉李良乃天王殿差，你敢大膽將他打死，尙敢撒潑亂言。太子將畫戟便刺來取哪吒，哪吒手無寸鐵，把頭一低，鑽將過去。哪吒問曰：你是何人？通個姓名，我有道理。敖丙曰：孤乃東海龍君三太子敖丙是也。哪吒笑曰：你原來是敖光之子。你妄自尊大，若惱了我，連你那老泥鰍都拿出來，把皮也剝了。

他的三太子大叫一聲：氣死我好潑賊！這等無禮！又一戟刺來。哪吒急了，把七尺混天綾望空一展，似火塊千團，往下一裹，將三太子裹下，逼水獸來。哪吒搶一步，趕上去，一腳踏住敖丙的頸項，提起乾坤圈，照頂門一下，把三太子的元身打出，是一條龍，在地上挺直。哪吒曰：打出這小龍的本像來了，也罷，把他的筋抽去，做一條龍筋繚，與俺父親東甲。哪吒把三太子的筋抽了，逕帶進關來，把家將嚇得渾身骨軟筋酥，腿膝難行。挨到帥府門前，哪吒來見母親。夫人曰：我兒你往那裏耍子？便去這半日。哪吒曰：關外閒行，不覺來遲。哪吒說罷，往後園去了。且說李靖操演回來，發放左右，自卸衣甲，坐於後堂。憂思紂王失政，逼反天下四百諸侯，日見生民塗炭，正在那裏煩惱。且說敖光在水晶宮，只聽得龍兵來報說：陳塘關李靖之子哪吒把三太子打死了，連筋都抽去了。敖光聽報，大驚曰：吾兒乃興雲步雨，滋生萬物正神，怎說打死了李靖？你在西崑崙學道，吾與你也有一拜之交，你敢縱子爲非，將我兒子打死，這也是百世之冤。怎敢又將我兒子筋都抽了？言之痛心切骨！敖光大怒，恨不能卽與其子報仇。隨化一秀士，逕往陳塘關來。至李帥府對門官曰：你與我傳報，有故人敖光拜訪。軍政官進內廳稟曰：啟老爺，外有故人敖光拜訪。李靖曰：吾兄一別多年，今日相逢，真是天幸。忙整衣來迎。敖

光至大廳，施禮坐下。李靖見敖光，一臉怒色，方欲動問，只見敖光曰：「李賢弟，你生的好兒子！」李靖笑答曰：「長兄多年未會，今日奇逢，真是天幸。何故突發此言？若論小弟，止有三子。長曰金吒，次曰木吒，三曰哪吒，俱拜名山道德之士爲師。雖未見好，亦不是無賴之輩。長兄莫要錯見。」敖光曰：「賢弟，你錯見了。我豈錯見你的兒子在九灣河洗澡，不知用何法術，將我水晶宮幾乎震倒？我差夜叉來看，便將我夜叉打死。我第三子來看，又將我第三子打死，還把他筋都抽了來。」敖光說至此，不覺心酸，勃然大怒曰：「你還說不曉事，護短的話！」李靖忙陪笑答曰：「不是我家，兄錯怪了我。我長子在九龍山學藝，二子在九宮山學藝，三子七歲，大門不出，從何處做出這等大事來？」敖光曰：「便是你第三子，哪吒打的。」李靖曰：「真是異事，非常！長兄不必性急，待我叫他出來你看。」李靖往後堂來，殷夫人問曰：「何人在廳上？」李靖曰：「故友敖光，不知何人打死他三太子，說是哪吒打的。」如今叫他出去與他認。哪吒今在那裏？殷夫人自思：只今日出門，如何做出這等事來？不敢回言，只說在後園裏面。李靖逕進後園來，叫：「哪吒在那裡？」叫了半個時辰不應。李靖逕走到海棠軒來，見門又關住。李靖在門口大叫：「哪吒在裡面聽見，忙開門來見父親。」李靖便問：「我兒，你在此作何事？」哪吒對曰：「孩兒今日無事，出關至九灣河頑耍，偶因

炎熱，下水洗個澡。詎料有個夜叉李良，孩兒又不惹他，他百般罵我，還拿斧來劈我；是孩兒一圈打死了。不知又有一個甚麼三太子，叫他敖丙，持畫戟來，被我混天綾裏他上岸，一腳踏住頸項，也是一圈，不意打出一條龍來。孩兒想龍筋最貴重，因此上抽了他的筋在此；打一條龍筋帶，與父親束甲。就把李靖只嚇得張口如癡，結舌不語；半晌大叫曰：好冤家！你惹下無涯之禍，你快出去見你伯父，自回他話。哪吒曰：父親放心，不知者不坐罪，筋又不曾動他的，他要原物在此。待孩兒見他去。哪吒急走來至大廳，上前施禮，口稱伯父，小姪不知，一時失錯，望伯父恕罪。原筋交付明白，分毫未動。敖光見物傷情，對李靖曰：你生出這等惡子，你適纔還說我錯了，今他自己供認，只你意上可過得去？況吾子乃正神也，夜叉李良亦係御筆點差，豈得你父子無故擅行打死？我明日奏上玉帝，問你的師父要你。敖光逕揚袖去了。李靖頓足放聲大哭：只禍不小！夫人聽見前廳悲哭，忙問左右侍兒：侍兒回報曰：今日三公子，因遊玩打死龍王三太子，適纔龍王與老爺折辨，明日要奏准天庭。不知老爺爲何啼哭？夫人着忙，急至前廳來見李靖。李靖見夫人來，忙止淚痕曰：我李靖求仙未成，誰知你生下這樣好兒子，惹此滅門之禍。龍王乃施雨正神，他妄行殺害，明日玉帝准奏施行，我和你多則三日，少則

兩日，俱爲刃下之鬼。說罷又哭，情甚慘切。夫人亦淚如雨下，指哪吒而言曰：我懷你三年零六個月，方纔生你；不知受了多少辛苦。誰知你是滅門絕戶之禍根也！哪吒見父母哭泣，立身不安，雙膝跪下，言曰：爹爹母親，孩兒今日說了罷。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此寶皆係師父所賜，料敖光怎的敵得我？我如今往乾元山，問我師尊，定有主意。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當。豈敢連累父母？哪吒出了府門，抓一把土望空一洒，寂然無影。此是生來根本，駕土遁往乾元山來。有詩爲證：

乾元山上叩吾生，訴說敖光東海情；寶德門前施法力，方知仙術不虛名。

話說哪吒駕土遁來，至乾元山金光洞候師法旨。金霞童子忙啟師父，師兄候法旨。太乙真人曰：着他進來。金霞童子至洞門對哪吒曰：師父命你進去。哪吒至碧游床，倒身下拜。真人問曰：你不在陳塘關到此，有何話說？哪吒曰：啟老師，蒙恩降生陳塘，今已七載。昨日偶到九灣河洗澡，不意敖光子敖丙將惡語傷人。弟子一時怒發，將他傷了性命。今敖光欲奏天庭，父母驚慌，弟子心甚不安，無門可救，只得上山懇求老師，赦弟子無知之罪，望祈垂教。真人自思曰：雖然哪吒無知，誤傷敖丙，這是天數。今敖光雖是龍中之王，只是步雨興雲。然上天垂象，豈得推爲不知？以此一小事，干瀆天庭，真是不諳

事體忙叫：哪吒過來，你把衣裳解開。真人以手指在哪吒胸前，畫了一道符籙，分付哪吒：你到寶德門如此如此，事完後，你回到陳塘關，與你父母說。若有事還有師父，決不干礙父母。你去罷。哪吒離了乾元山，逕往寶德門來。正是：天官異景非凡像，紫霧紅雲罩碧空。但見上天大不相同。

初登上界，乍見天堂；金光萬道吐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寶鼎妝成；兩邊有四根大柱，柱上盤繞的是興雲布霧赤鬚龍；正中有二座玉橋，橋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頂鳳，明霞燦爛映天光，碧霧朦朧遮斗日。天上有三十三座仙宮：遺雲宮、昆波宮、紫霄宮、太陽宮、太陰宮、化樂宮、一宮宮、脊天金獬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朝會殿、凌虛殿、寶光殿、聚仙殿、傳奏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壽星臺、祿星臺、福星臺、臺下有千千年不卸奇花；鍊丹爐、八卦爐、水火爐、爐中有萬萬載常青秀草。朝聖殿中絳紗衣，金霞燦爛；彤庭階下芙蓉冠，金碧輝煌。靈霄寶殿，金龍攢玉戶；集聖樓前，彩鳳舞珠門。複道迴廊，處處玲瓏剔透；三簷四簇，層層龍鳳翱翔。上面有紫晃晃，鬪丟丟，光灼灼，亮錚錚的葫蘆頂；左右是緊簇簇，密層層，響叮叮，滴溜溜，明朗朗玉佩聲。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希。金闕銀

鑾並紫府，奇花異草滿瑤天。朝王玉兔壇邊過，參聖金烏着低飛；若人有福來天境，不墮人間免污泥。

哪吒到了寶德門，來的尙早，不見敖光，又見天宮各門未開，哪吒站立在聚仙門下。不多時，只見敖光朝服叮嚀，逕至南天門，只見南天門未開。敖光曰：來早了。黃巾力士，還不曾至，不免在此間等候。哪吒看見敖光，敖光看不見哪吒。哪吒是太乙真人在他前心書了符籙，名曰隱身符，故此敖光看不見哪吒。哪吒看見敖光，在此等候，心中大怒，撒開大步，提起手中乾坤圈，把敖光後心一圈，打了個餓虎撲食，跌倒在地。哪吒趕上去，一腳踏住後心，不知敖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哪吒在九灣河洗澡，原是小兒常態，夜叉原是鹵莽惡狀的，二人相見，自不是好相識，所以遭哪吒打死。只這三太子便當問一端的。此事原好結局，如何也蠻做起來，亦遭毒手，還是自欠主張。

又批：哪吒終是爽利漢子，自不藏頭露尾，一見敖光，便自承認，若是今人，就有許多抵賴，許多婆子氣。

###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天然頑石得機先，結就靈胎已萬年；  
吸月滄星探地窟，填離取坎復天乾。

漫誇步霧興雲術，且聽吟龍嘯虎仙；  
劫火運逢難措手，須知邪正有偏全。

話說哪吒在寶德門將敖光踏住後心，敖光扭頸回頭看時，認得是哪吒，不覺勃然大怒。況又被他打倒，用腳踏住，掙持不得，乃大罵曰：「好大膽潑賊！你黃牙未退，胎毛未乾，逞兇將御筆欽點夜叉打死，又將我三太子打死。他與你何仇？你輒將他筋俱抽去，這等兇頑，罪已不赦？今又敢在寶德門外，毀打興雲步雨正神。你欺天罔上，雖碎醜汝尸，不足以盡其辜！」哪吒被他罵得性起，恨不得就要一圈打死他。奈太乙真人分付只是按住他道：「你叫我！你叫我！我便打死你這老泥鰍，也無甚大事！我不說你也不知我是誰。我非別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靈珠子是也。奉玉虛宮法牒，投胎陳塘關李門爲子；因成湯合滅周室當興，姜子牙不久下山，吾乃是破紂輔周先行官是也。偶因九灣河洗澡，你家人欺負我，是我一時性急，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你就上本我師父說來，就連你這老蠢物都打死了，也不妨事！」敖光聽罷，罵曰：「好孺子！打的好，打的好！」哪吒曰：「你要打就打你，捻起拳來，或上或下，日日月月，一氣打有一二十拳，打的好，就叫喊。」哪吒道：「你這老蠢才好頑皮！不要打你，你是不怕的。古云：龍怕揭鱗，虎怕抽筋。」哪



吒將敖光朝服一把扯去了半邊，左脅下露出鱗甲；哪吒用手連抓數把，抓下四五十片鱗甲，鮮血淋漓，痛傷骨髓。敖光疼痛難忍，只叫饒命。哪吒曰：「你要我饒你，我不許你上本，跟我往陳塘關去，我就饒你；你若不依，一頓乾坤圈打死你，料有太乙真人作主，我也不怕你。」敖光遇着惡人，莫敢誰何，只得應承，願隨他去。哪吒曰：「放你起來。」敖光起來，正欲同行，哪吒曰：「嘗聞龍會變化，要大就撐天柱地，要小便芥子藏身；我怕你走了，往何處尋你？你變一個小小蛇兒，我帶你回去。」敖光不得脫身，沒奈何，只得化一個小青蛇兒；哪吒拿來放在袖裏，離了寶德門，往陳塘關來。即刻便至帥府，家將忙報李靖曰：「三公子回府了。」李靖聞言，甚是不樂；只見哪吒進府來，謁見父親，見李靖眉鎖春山，愁容可掬，上前請罪。李靖問曰：「你往那裏去來？」哪吒曰：「孩兒往南天門去，請回伯父敖光不必上本。」李靖大喝一聲：「你這說謊畜生！你是何等之輩，敢往天界？俱是一派誑言，瞞昧父母，甚是可惱！」哪吒曰：「父親不必大怒，現有伯父敖光可證。」李靖曰：「你尙胡說。」伯父如今在那裏？」哪吒曰：「在這裏。」袖內取出青蛇，往下一丟；敖光化一陣清風，變成人形。李靖吃了一驚，忙問曰：「長兄爲何如此？」敖光大怒，把南天門毀打之事說了一遍；又把脅下鱗甲，把與李靖觀看。你生這兇惡子，我把四海龍王，齊約到靈霄殿，申明冤枉，看

你如何理說？道罷，化一陣清風去了。李靖頓足曰：此事愈反加重，如何是好？哪吒近前跪而稟曰：老爺母親，只管放心；孩兒求救師父，師父說我不是私自投胎至此，奉玉虛宮符命來保明君，連四海龍王，便都壞了，也不妨甚麼事；若有大事，師父自然承當，父親不必掛念。李靖乃道德之士，亦明玄中奧妙；又見哪吒南天門打敖光的手段，既上得天曹，其中必有原故。殷夫人終是愛子之心，見哪吒站立旁邊，李靖煩惱，有恨兒子之意。夫人曰：你還在這裏，不往後邊去。哪吒聽母命，逕往後園來，坐了一會，心上覺悶，乃出後園門，逕上陳塘關的城樓上來納涼。此時天氣甚熱，此處不會到過，只見好景緻，薰風蕩蕩，綠柳依依，觀望長空，果然是一輪火蓋。正是行人滿面流珠落，避暑閑人把扇搖。哪吒看了一回，自言曰：從不知道，這個所在好頑耍。又見兵器架上有一張弓，名曰乾坤弓；有三枝箭，名曰震天箭。哪吒自思：師父說我後來做先行官，破成湯天下；如今不習弓馬，更待何時？況且有現成弓箭，何不演習演習？哪吒心下甚是歡喜，便把弓拿在手中，取一枝箭，搭箭當弦，望西南上一箭射去，響一聲紅光繚繞，瑞彩盤旋。這一箭不當緊，正是沿河撒下鈎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哪吒不知此弓箭乃鎮陳塘關之寶。乾坤弓，震天箭，自從軒轅黃帝大破蚩尤，傳留至今，並無一人拿的起來。今日哪吒

拿起來射了一箭，只射到骷髏山白骨洞有一石磯娘娘的門人，名曰碧雲童子，携花籃採藥，來至山崖之下，被這一箭，正中咽喉，翻身倒地而死。少時，只見彩雲童兒，看見碧雲中箭而死，急忙報與石磯娘娘曰：師兄不知何故，箭射咽喉而死。石磯娘娘聽說，走出洞來，行至崖邊，看見碧雲童兒，果然中箭而死。細看是震天箭。石磯娘娘怒曰：此箭在陳塘關，必是李靖所射。李靖，你不能成道，我在你師父前，着你下山，求人間富貴。你今位至公侯，不思報德，反將箭射我的徒弟，恩將仇報。叫彩雲童兒，看着洞府，待我拿李靖來，以報此恨。石磯娘娘乘青鸞而來，只見金霞蕩蕩，彩霧緋緋，正是仙家妙用無窮，盡咫尺青鸞到此關。娘娘在半空中，大呼道：李靖出來見我。李靖不知道是誰人叫的，急出來看時，認是石磯娘娘。李靖倒身下拜，弟子李靖拜見，不知娘娘駕至，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娘娘曰：你行的好事，尚在此巧語花言。將八卦雲光帕，上面有坎離震兌之寶，包羅萬象之珍，望下一丟，命黃巾力士將李靖拿進洞府來。黃巾力士平空把李靖拿去，至白骨洞放下。娘娘離了青鸞，坐在蒲團之上。力士將李靖拿至面前跪下。石磯娘娘曰：李靖，你仙道未成，已得人間富貴，你却虧了何人？今不思報本，反起歹意，將我徒弟碧雲童兒射死，有何理說？李靖不知何事，真是平地風波。李靖曰：娘娘，弟子

今得何罪？娘娘曰：你恩將仇報，射死我門人，你還推故不知。李靖曰：箭在何處！娘娘命取箭來與他看。李靖看時，却是震天箭。李靖大驚曰：這乾坤弓震天箭，乃軒轅黃帝傳留至今；鎮陳塘關之寶，誰人拿得起來？這是弟子運乖時蹇，異事非常，望娘娘念弟子無辜被枉，冤屈難明，放弟子回關查明射箭之人，待弟子拿來，以分皂白，庶不冤枉無辜。如無射箭之人，弟子死不瞑目。石磯娘娘曰：既如此，我且放你回去；你若查不出來，我問你師父要你，你且去。李靖連箭帶回，借土遁來至關前，收了遁法，造了帥府。殷夫人不知何故，見李靖平空攝去；正在驚慌之際，李靖回見夫人。夫人曰：將軍爲甚事平空攝去？使妾身驚慌無地。李靖頓足嘆曰：夫人，我李靖居官二十五載，誰知今日運蹇時乖，關上敵樓有乾坤弓震天箭，乃鎮壓此關之寶，不知何人將此箭射去，把石磯娘娘徒弟射死。箭上是我官銜，方纔被他拿去，要我抵償性命；被我苦苦哀告，回來訪是無人，拿去見他，方能與我明白。李靖又曰：若論此弓箭，別人也拿不動，莫非又是哪吒夫人曰：豈有此理？難道敖光事未了，他又敢惹這是非？就是哪吒也拿不起來。李靖沉思半晌，計上心來，叫左右侍兒：請你三公子來。不一時，哪吒來見，站立一旁。李靖曰：你說，你有師父承當，叫你輔弼明君；你如何不去學習些弓馬？後來也好去用力。哪吒曰：

孩兒奮志如此。方纔在城敵樓上，見弓箭在此，是我射了一箭；只見紅光繚繞，紫霧紛  
霏，把一枝好箭射不見了。就把李靖氣得大叫一聲：好逆子！你打死三太子事尙未完，  
今又惹這等無涯之禍。夫人默默無言。哪吒不知其情，便問爲何又是甚麼事？李靖曰：  
你方纔一箭射死石磯娘娘的徒弟。娘娘拿了我去，被我說過，放我回來，尋訪射箭之  
人。原却是你，你自去見娘娘回話。哪吒笑曰：父親且息怒，石磯娘娘在那裏住；他的  
徒弟在何處，我怎樣射死他，平地賴人，其心不服。李靖說：石磯娘娘在骷髏山白骨洞，  
你既射死他徒弟，你去見他。哪吒曰：父親此言有理，同到甚麼白骨洞；若還不是我，打  
他個攪海翻江，我纔回來。父親請先行，孩兒隨後。父子二人，駕土遁往骷髏山來。

箭射金光起，

紅雲照太虛；

真人今出世！

帝子已安居。

莫浪誇仙術，

須知念玉書；

萬邪難克正，

不免破三軍。

話說李靖到了骷髏山，吩咐哪吒站立在此，待我進去回了娘娘法旨。哪吒冷笑：他在  
那裏平空賴我，看他如何分付我？且言李靖進洞中參見娘娘，娘娘曰：是何人射死碧  
雲兒童？李靖啟娘娘：就是李靖所生逆子哪吒。弟子不敢有違，已拿到洞府前，聽候法  
旨。娘娘命彩雲童兒着他進來；只見哪吒看見洞裏一人出來，自想：打不過先下手，

此間是他巢穴，反爲不便，祭起乾坤圈，一下打將來，彩雲童兒不曾隄防，夾頸一圈，咽呀一聲，跌倒在地。彩雲童兒彼時一命將危，娘娘聽得洞外跌倒人響，急出洞來，彩雲童兒已在地下掙命。娘娘曰：好孽障！還敢行兇，又傷我徒弟。哪吒見石磯娘娘帶魚尾金冠，穿大紅八卦衣，麻履絲縑，手提太阿劍趕來，哪吒收回圈，復打一圈來。娘娘看是太乙真人的乾坤圈呀！原來是你。娘娘用手接住乾坤圈，哪吒大驚，忙將七尺混天綾來裹娘娘，娘娘大笑，把袍袖望上一迎，只見混天綾輕輕的落在娘娘袖裡。娘娘叫李靖，再把你師父的寶貝，用幾件來，看吾道行如何。哪吒手無寸鐵，將何物支持，只得轉身就跑。娘娘叫李靖：不干你事，你回去罷。不言李靖回關，且說石磯娘娘趕哪吒飛雲掣電，雨驟風馳，趕數多時，哪吒只得往乾元山來，到了金光洞，慌忙走進洞門，望師父下拜。真人問曰：哪吒爲何這等慌張？哪吒曰：石磯娘娘賴弟子，射死他的徒弟，提寶劍趕來殺我，把師父的乾坤圈混天綾都收去了；如今趕弟子不放，現在洞外。弟子沒奈何，只得求見師父，望乞救命。太乙真人曰：你這孽障，且在後桃園內，待我出去看。真人出來，身倚洞門，只見石磯滿面怒色，手提寶劍，惡狠狠趕來。見太乙真人稽首道：道兄請了。太乙真人答禮。石磯曰：道兄，你的門人，仗你道術，射死貧道的碧雲童兒，打壞了

彩雲童子，還將乾坤圈混天綾來傷我。道兄好好把哪吒叫他出來見我，還是好面相看。萬事俱息。若道兄隱護，只恐明珠彈雀，反爲不美。真人曰：哪吒在我洞裏，要他出來不難；你只到玉虛宮見吾掌教老師，他教與你，我就與你。哪吒奉玉虛勅命，出世輔保明君，非我一己之私。娘娘笑曰：道兄差矣！你將教主壓我，難道你縱徒弟行兇殺我的徒弟，還將大言壓我？難道我不如你，我就罷了，你聽我道來：

道德森森出混元，

修成乾健得長存；

三花聚頂非閒說，

五氣朝元豈浪言？

閒坐蒼龍歸紫極，

喜乘白鶴下崑崙；

休將教主欺吾黨，

劫運迴環已萬原。

話說太乙真人曰：石磯，你說你的道德清高，你乃截教，吾乃闡教；因吾輩一千五百年，不曾斬却三尸，犯了殺戒，故此降生人間，有征誅殺伐，以完此劫數。今成湯合滅，周室當興；玉虛封神，應享人間富貴。當時三教僉押封神榜，吾師命我教下徒衆降生出世，輔佐明君。哪吒乃靈珠子下世，輔姜子牙而滅成湯，奉的是元師掌教符命，就傷了你的徒弟，乃是天數；你怎這包羅萬象，遲早飛昇？似你等無憂無慮，無辱無榮，正好修持，何故輕動無名，自傷雅道？石磯娘娘忍不住心頭火，喝曰：道同一理，怎見高低？太乙真人曰：道雖一理，各有所陳，你且聽吾分剖：

交光日月鍊金英，一顆靈珠透寶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見功成。  
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三清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鶴自來迎。  
石磯娘娘大怒，手執寶劍，望真人劈面砍來；太乙真人讓過，抽身復入洞中，取劍掛在手上，暗袋一物，望東崑崙山下拜；弟子今在此山，開了殺戒，拜罷出洞，指石磯曰：你根源淺薄，道行難堅，怎敢在我乾元山自恃兇暴？石磯又一劍砍來，太乙真人用劍架住，只稱善哉！石磯乃一頑石成精，採天地靈氣，受日月精華，得道數千年，尚未成正果；今逢大劫，本像難存，故到此山。一則石磯數盡，二則哪吒該在此處出身；天數已定，怎能逃躲？石磯娘娘與太乙真人往來衝突，翻騰數轉，二劍交加，未及數合，只見雲彩輝輝。石磯娘娘將八卦龍鬚帕，丟起空中，欲傷真人。真人笑曰：萬邪豈能侵正！真人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此物不落，更待何時？八卦帕落將下來，石磯大怒，臉變桃花，劍如雪片。太乙真人曰：事到其間，不得不行。真人將身一躍，跳出圈子外來，將九龍神火罩拋起空中；石磯見罩，欲逃不及，已罩在裏面。且說哪吒看見師父用此物罩了石磯，歎曰：早將此罩傳我，也不費許多力氣！哪吒出洞來見師父，太乙真人回頭看見徒弟來，便道：呀！這頑皮他看見此罩，畢竟要了！但如今他選用不着，待子牙拜將之後，方可傳他。



真人忙叫：「哪吒你快去！四海龍君奏准玉帝，來拿你父母了。」哪吒聽得此言，滿眼垂淚，懇求真人道：「望師父慈悲，弟子一雙父母，子作災殃，禍及父母，其心何安？道罷，放聲大哭。」真人見哪吒如此，乃附耳曰：「如此如此，可救你父母之厄。」哪吒叩請，借土遁往陳塘關來不表。且說太乙真人罩了石磯，石磯在罩內，騰騰焰起，烈烈光生，九條火龍盤繞，此乃三昧神火，燒鍊石磯。一聲雷響，把娘娘真形鍊出，乃是一塊頑石，此石生於天地元黃之外，經過地水火風，鍊成精靈。今日天數已定，合於此地而死，故現其真形。此是太乙真人該開殺戒。真人收了神火罩，又收乾坤圈，混天綾，進洞不表。且說哪吒飛奔陳塘關來，只見帥府前人聲擾攘，衆家將見公子來了，忙報李靖曰：「公子回來了！」四海龍王、敖光、敖順、敖明、敖吉，正看間，只見哪吒厲聲叫曰：「一人行事，一人當。我打死敖丙，李良，我當償命。豈有子連累父母之理？」乃對敖光曰：「我一身非輕，乃靈珠子是也。奉玉虛符命，應運下也。我今日剖腹剝腸，剔骨肉還於父母，不累雙親，你們意下如何？如若不肯，我同你齊到靈霄殿見天王，我自有的話說。」敖光聽了，說道：「也罷，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四龍王便放了李靖夫婦。哪吒便右手提劍，先去一臂膊，後自剖其腹，剝腸剔骨，散了七魄三魂，一命歸泉。四龍王據哪吒之言，回旨不表。殷夫人將哪吒尸骸，

用棺木盛了埋葬不表。且說哪吒魂無所依，魄無所倚；他原是寶貝化現，借了精血，故有魂魄。哪吒飄飄蕩蕩，隨風而至，逕到乾元山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哪吒頑劣，不亞美猴王，而一念忠孝，慷慨激烈處，有似花和尚李鐵牛。此傳固當與西遊，水滸並傳！

又批：頑石乃是一蠢然無知之物，偶借天地之精華而成形，所以做事，就有這些孟浪造次，未免遭此劫數。今之蠢然無知之輩，乍識些字，便妄自尊大，何以異此？所以令人叱稱此輩曰石頭，良有以也。作此傳者，真大慈悲菩薩。

###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仙家法力妙難量，起死回生有異方；一粒丹砂歸命寶，幾根荷葉續魂湯。  
超凡不用翫髀骨，入聖須尋返魂香；從此開疆歸聖主，歧周事業藉匡襄。  
且說金霞童兒進洞來，啟太乙真人曰：師兄杳杳冥冥，飄飄蕩蕩，隨風定止，不知何故？真人聽說，早解其意，忙出洞來。真人吩咐哪吒：此處非汝安身之所，你回到陳塘關，托一夢與你母親，離關四十里，有一翠屏山，山上有一空地，令你母親造一座哪吒行宮，你受香烟三載，又可立於人間，輔佐真主，可速去不得遲誤。哪吒聽說，離了乾元山，往

陳塘關來，正值三更時分。哪吒來到香房，叫母親，孩兒乃哪吒也。如今我魂魄無棲，望母親念孩兒死得好苦，離此四十里，有一翠屏山，求與孩兒建立行宮，便我受些香烟，好去托生天界。孩兒感母親之慈德，甚於天淵。夫人醒來，却是一夢。夫人大哭，李靖問曰：夫人爲何啼哭？夫人把夢中事說了一遍。李靖大怒曰：你還哭他，他害我們不淺。常言：夢隨心生，只因你思想他，便有許多夢魂顛倒，不必疑惑。夫人不言。且說次日又來托夢，三日又來；夫人合上眼，哪吒就站立面前，不覺五七日之後，哪吒他生前性格勇猛，死後魂魄也是驍雄；遂答母親曰：我求你數日，你全不念孩兒苦死，不肯造行宮與我。我便吵你個六宅不安！夫人醒來，不敢對李靖說。夫人暗着心腹人，與些銀兩，往翠屏山興功破土，起建行宮，造哪吒神像一座，旬月功完。哪吒在那翠屏山顯聖，感動萬民；千請千靈，萬請萬靈。因此廟宇軒昂，十分齊整。但見：

行宮八字粉牆開，硃戶銅環左右排；碧瓦雕簷三尺水，數株檜柏兩重臺。神廚寶座金粧就，龍鳳旛幢瑞色裁；帳幔懸鈎天半月，猱獍鬼判立塵埃。沉檀嫋嫋烟結彩，逐日紛紛祭祀來。

哪吒在翠屏山顯聖，四方遠近居民，俱來進香，紛紛如蟻，日盛一日；祈福禳災，無不感

應不覺烏飛兔走，似箭光陰，半載有餘。且說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爲父報仇，調四十萬人馬，在遊魂關與寶融大戰。寶融不能取勝，李靖在野馬嶺操演三軍，緊守關隘。一日，回兵往翠屏山過，李靖在馬上看見往來，來扶老携幼進香，男女紛紛似蟻，人烟湊積。李靖在馬上問曰：「這山乃翠屏山，爲何男女紛紛絡繹不絕？」軍政官對曰：「半年前有一神道，在此感應顯聖，千請千靈，萬請萬應，祈福福至，禳患患除，故此驚動四方男女進香。」李靖聽罷，想起來問中軍官：「此神何姓何名？」中軍官曰：「是哪吒行宮。」李靖大怒，傳令將人馬紮住，待我上山去看來。李靖縱馬上山，上來看時，男女閃開，李靖縱馬，逕至廟門，只見廟門高懸一匾，書哪吒行宮四字。進得廟來，見哪吒形相如生，左右站立鬼判。李靖指而罵曰：「畜生，你生前擾害父母，死後愚弄百姓，罵罷，提六陳鞭，一鞭把哪吒金身打的粉碎。」李靖怒發，復一脚蹬倒鬼判，傳令放火燒了廟宇。吩咐進香萬民曰：「此非神也，不許進香。唬得衆人忙忙下山。」李靖上馬，怒氣不息，有詩爲證：

雄兵纔至翠屏疆，忽見黎民日進香；  
鞭打金身爲粉碎，脚蹬鬼判也遭殃。

火燒廟宇騰騰焰，烟透長空烈烈光；  
只因一氣冲牛斗，父子參商戰幾場。

話說李靖兵進陳塘關，帥府下馬，傳令將人馬散了。李靖進後廳，殷夫人接見，李靖罵

曰：你生的好兒子，還遺害我不少；今又替他造行宮，煽惑良民，你要把我這條玉帶送了纜罷。如今權臣當道，況我不與費仲、尤渾二人交接，倘有人傳至朝歌，奸臣參我假降邪神，白白的斷送我數載之功。這樣事，俱是你婦人所爲。今日我已燒燬廟宇，你若再與他起造，那時我亦不與你好休。且不言李靖再表哪吒，那一日出神不在行宮，及至回來，只見廟宇無存，山紅土赤，烟焰未滅。兩個鬼判含淚來接，哪吒問曰：怎的來？鬼判答曰：陳塘關李總兵突然上山，打碎金身，燒燬行宮，不知何故。哪吒曰：我與你無干了，骨肉還於父母，你如何打我金身，燒燬行宮？令我無處棲身。心上甚是不快。沉思良久，不若還往乾元山走一遭。哪吒受了半年香烟，已覺有些形聲，一時到了高山，至於洞府，金霞童兒引哪吒見太乙真人。真人曰：你不在行宮，接受香火，你又來這裏做甚麼？哪吒跪訴前情，被父親將泥身打碎，燒燬行宮，弟子無所依倚，只得來見師父，望祈憐救。真人曰：這就是李靖的不是。他既還了父母骨肉，他在翠屏山上，與你無干，今使他不受香火，如何成得身體？况姜子牙下山已快也罷，既爲你就與你做件好事。叫金霞童兒把五蓮池中蓮花摘二枝，荷葉摘三個來，童子忙忙取了荷葉蓮花，放於地下。真人將花瓣兒鋪成三才，又將荷葉梗兒折成三百骨節，三個荷葉按上中下。

按天地人真人將一粒金丹，放於居中；法用先天氣運，九轉分離，龍坎虎綽，住哪吒魂魄，望荷葉裏一推。喝聲：哪吒不成人形，更待何時？只聽得響一聲，跳起一個人來，面如傅粉，唇似塗硃，眼運精光，身長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蓮花化身；見師父拜倒在地，真人曰：李靖毀打泥身之事，其實傷心。哪吒曰：師父在上，此仇決難干休。真人曰：你隨我桃園裏來。真人傳哪吒火尖鎗，不一時已自精熟。哪吒就要下山報仇。真人曰：鎗法好了，賜你腳踏風火二輪，另授靈符秘訣。真人又付豹皮囊，囊中放乾坤圈，混天綾，金磚一塊。你往陳塘關去走一遭。哪吒叩首拜謝師父，上了風火輪，兩腳踏定，手提火尖鎗，逕往關上來。有詩爲證：

兩朵蓮花現化身，

靈珠二世出凡塵；

手提紫焰蛇矛寶，

腳踏金霞風火輪。

豹皮囊內安天下，

紅錦綾中福世民；

歷代聖人爲第一，

史官遺筆萬年新。

話說哪吒來到陳塘關，逕進關來，至帥府，大呼曰：李靖早來見我！有軍政官報入府內：外面有三公子，腳踏風火二輪，手持火尖鎗，口稱老爺姓諱，不知何故？請老爺定奪。李靖喝曰：胡說！人死豈有再生之理？言未了，只見又一起人來報：老爺如出去遲了，便殺進府來。李靖大怒：有這樣事？忙提畫戟，上了奇驄，出得府來；見哪吒腳踏風火二輪，手

提火尖鎗，比前大不相同。李靖大驚問曰：你這畜生！你生前作怪，死後還魂，又來這裏纏擾。哪吒曰：李靖，骨肉我已交還與你，我與你無相干礙；你爲何往翠屏山，鞭打我的金身，火燒我的行宮？今日拿你，報一鞭之恨。把鎗緊一緊，劈面刺來。李靖將畫戟相迎，輪馬盤旋，戟鎗並舉。哪吒力大無窮，三五合把李靖殺的馬仰人翻，力盡筋輸，汗流脊背。李靖只得望東南逃走。哪吒大叫曰：李靖休想今番饒你，不殺你決不空回！往前趕來，不多時，看看趕上。哪吒的風火輪快，李靖馬慢。李靖心下着慌，只得下馬借土遁去了。哪吒笑曰：五行之術，道家平常；難道你土遁去了，我就饒你？把脚一蹬，駕起風火二輪，只見風火之聲，如飛雪掣電，望前追趕。李靖自思：今番趕上，一鎗被他刺死，如之奈何！李靖見哪吒看看至近，正在兩難之際，忽然聽得有人作歌而來：

清水池邊明月，

綠柳提畔桃花；

別是一般清味，

凌空幾片飛霞。

李靖看時，見一道童，頂着髮巾，道袍大袖，麻履絲絛，原來是九公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木吒曰：父親孩兒在此。李靖看時，乃是我子木吒，心下方安。哪吒駕輪正趕，見李靖同一道童講話，哪吒向前趕來。木吒上前大喝一聲：慢來，你這孽障，好大膽子，殺父忤逆亂倫，早早回去，饒你不死。哪吒曰：你是何人？口出大言。木吒曰：你連我

也認不得，吾乃木吒是也。哪吒方知是二哥，忙叫曰：「二哥，你不知其詳。哪吒把翠屏山的事細細說了一遍。這個是李靖的，是我的。木吒大喝曰：「胡說！天下無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把剖腹剜腸，已將骨肉還他了；我與他無干，還有甚麼父母之情？」木吒大怒曰：「這等逆子，將手中劍望哪吒一劍砍來。」哪吒鎗架住曰：「木吒，我與你無仇，你站開了，待吾拿李靖報仇。」木吒大喝：「好孽障，焉敢大逆？」提劍來取哪吒道：「這是大數造定，將生替死，手中鎗劈面交還，輪步交加，弟兄大戰。」哪吒見李靖站立一旁，又恐走了他，哪吒性急，將鎗挑開劍，用手取金磚望空打來；木吒不提防，一磚正中後心，打了一交，跌在地下。哪吒登輪來取李靖，李靖抽身就跑。哪吒笑曰：「就趕到海島，也取你首級來，方泄吾恨！」李靖望前飛走，真似失林飛鳥，漏網游魚，莫知東西南北。往前又趕多時，李靖見事不好，自嘆曰：「罷罷罷！想我李靖前生不知作甚孽障，致使仙道未成，又生出這等冤愆，也是合該如此，不若自己將畫戟刺死，免受此子之辱。」正待動手，只見一人叫曰：「李將軍，切不要動手，貧道來矣！」信口歌曰：

野外清風拂柳，

池中水面飄花；

借問安居何地？

白雲深處爲家。

作歌者，乃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手執拂塵而來。李靖看見，口稱老師，救末將



之命。天尊曰：你進洞去，我這裏等他少刻。哪吒雄糾糾，氣昂昂，腳踏風火輪，持鎗趕至；看見一道者，怎生模樣：

雙抓髻雲分靄靄，水合袍緊束絲縑；仙風道骨任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羣仙首，曾赴蟠桃；全憑五氣鍊成豪，天皇氏修仙養道。

話說哪吒看見一道人站立山坡上，又不見李靖。哪吒問曰：那<sup>道者</sup>可曾看見一將過去？天尊曰：方纔李靖將軍，進我雲霄洞裏去了。問他怎的？哪吒曰：道人，他是我的對頭。你好好放他出洞來，與你無干；他走了李靖，就是你替他戳三鎗！天尊曰：你是何人？這等兇狠，連我也要戳三鎗！哪吒不知那道人是何等人，便叫曰：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哪吒是也，你不可小覷了我。天尊道：我不曾聽見，有甚麼太乙真人徒弟，叫做哪吒？你在別處撒野便罷了，我這所在，撒不的野。若撒一撒野，便拿去桃園內，吊三年打三百扁拐！哪吒那裏曉得好歹，將鎗一展，就刺天尊；天尊抽身就往外洞跑。哪吒踏輪來趕。天尊回頭看見哪吒來的近了，袖中取一物，名曰遁龍椿，又名七寶金蓮，望空丟起；只見風生四野，雲霧迷空，播土揚塵，落來有聲。把哪吒昏沉沉不知南北，黑慘慘怎認東西；頸項套一個金圈，兩隻腿兩個金圈，靠住黃澄澄金柱子站着。哪吒及

睜眼看時，把身子動不得了。天尊曰：好孽障！撒的好野！喚金吒，把扁拐取來。金吒忙取扁拐，至天尊面前稟曰：扁拐在此。天尊曰：替我打。金吒領師命，持扁拐把哪吒一頓扁拐，打的三昧真火，七竅齊噴。天尊曰：且住了。同金吒進洞去了。哪吒暗想：趕李靖倒不曾趕上，倒被他打了一頓扁拐，又走不得。哪吒切齒深恨，沒奈何只得站在此間，氣冲牛斗。看官，只個是太乙真人，明明送哪吒到此，磨他殺性，真人已知此情。哪吒正煩惱時，只見那壁廂大袖寬袍，絲絛麻履，乃太乙真人來也。哪吒看見，叫曰：師父望乞救弟子一救！連叫數聲，真人不理，逕進洞去了。有白雲童兒報曰：太乙真人在此。天尊迎出洞來，對真人攜手笑曰：你的徒弟叫我教訓他。二仙坐下。太乙真人曰：貧道因他殺戒重了，故送他來磨其殺性，孰知果獲罪於天尊。天尊命金吒放了哪吒，來金吒走到哪吒面前道：你師父叫你。哪吒曰：你明明的奈何我，你弄甚麼障眼法兒，把我動展不得。你還來消遣我。金吒笑曰：你閉了目。哪吒只得閉着眼。金吒將靈符畫畢，收了遁龍樁；哪吒急待看時，其圈樁俱不見了。哪吒點頭道：好好好！今日吃了無限大虧，且進洞去見了師父，再做處置。二人進洞來，哪吒看見打他的道人在左邊，師父在右邊。太乙真人曰：過來，與你師伯叩頭。哪吒不敢違拗師命，只得下拜。哪吒道：謝打了轉身，又拜師。

父太乙真人叫李靖過來，李靖倒身下拜。真人曰：翠屏山之事，你也不該心量窄小，故此父子參商。哪吒在旁，只氣得面如火發，恨不的吞了李靖纔好。二仙早解其意。真人曰：從今父子再不許犯顏。分付李靖：你先去罷。李靖謝了真人，逕出來了。就把哪吒急的敢怒而不敢言，只在旁邊抓耳揉腮，長吁短嘆。真人暗笑曰：哪吒，你也回去罷。好生看守洞府，我與你師伯下棋，一時就來。哪吒聽見此言，心花兒也開了。哪吒曰：弟子曉得。忙忙出洞，踏起風火二輪，追趕李靖。往前趕有多時，哪吒看見李靖前邊駕着土遁，大叫：李靖休走，我來了！李靖看見叫苦曰：這道者可爲失言；既先着我來，就不該放他下山，方是爲我。今沒多時，便放他來趕我，這正時爲人不終，怎生奈何？只得望前逃走。却說李靖被哪吒趕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危急之處，只見山崗上有一道人，倚松靠石而言曰：山脚下可是李靖？李靖抬頭一看，見一道人。靖曰：師父，末將便是。李靖道人曰：爲何慌忙？靖曰：哪吒追趕甚急，望師父垂救。道人曰：快上崗來，站在我後面，待我救你。李靖上崗，躲在道人之後，喘息未定，只見哪吒風火輪響，看看趕至崗下。哪吒看見兩人站立，便冷笑一番：難道這一遭又吃虧罷？踏着輪往崗上來。道者問曰：來者可是哪吒？哪吒笑曰：我便是。你這道人爲何叫李靖？站立在你後面？道人曰：你爲何事？

趕他。哪吒又把翠屏山的事說了一遍。道人曰：你既在五龍山講明了，又趕他，是你失信了。哪吒曰：你莫管我們，今日定要拿他，以洩我恨。道人曰：你既不肯，便對李靖曰：你就與他殺一回，與我看。李靖曰：老師，這畜生力大無窮，末將殺他不過。道人站起來，把李靖啐一口，脊背上打一巴掌，道：你殺與我看，有我在，不妨事。李靖只得持戟刺來。哪吒持火尖鎗來迎。父子二人，戰在山崗，有五六十回合。哪吒這一回被李靖殺的汗流滿面，遍體生津。哪吒遮架畫戟不住，暗自沉思。李靖原殺不過，方纔這道人啐他一口，撲他一掌，其中必定有些原故。我有道理，待我賣個破綻。一鎗先戳死道人，然後再拿李靖。哪吒將身一躍，跳出圈子來，一鎗竟刺道人。道人把口一張，一朵白蓮花，接住了火尖鎗。道人曰：李靖且住了。李靖聽說，急架住火尖鎗。道人問哪吒曰：你這孽障！你父子廝殺，我與你無仇，你怎的刺我一鎗？到是我白蓮架住，不然我反被你暗算。這是何說？哪吒曰：先前李靖殺不過我，你叫他與我戰，你爲何啐他一口，掌他一下？這分明是你弄鬼，使我戰不過他，我故此刺你一鎗，以泄其忿。道人曰：你這孽障，敢來刺我。哪吒大怒，把鎗展一展，又劈面刺來。道人跳開一旁，袖兒望上一舉，只見祥雲繚繞，紫霧盤旋，一物往下落來，把哪吒罩在玲瓏塔裏。道人雙手在塔上一拍，塔裏火發，把哪吒

燒的大叫饒命！道人在塔外問曰：「哪吒，你可認父親？」哪吒只得連聲答應：「老爺我認是父親了！」道人曰：「既認父親，我便饒你。」道人忙收寶塔，哪吒睜眼一看，渾身上下並沒有燒壞些兒。哪吒暗想：「有這等的異事，此道人真是弄鬼。」道人曰：「哪吒，你既認李靖爲父，你與他叩頭。」哪吒意欲不肯，道人又要祭塔，哪吒不得已，只得忍氣吞聲，低頭下拜，尙有不忿之色。道人曰：「還要你口稱父親。」哪吒不肯答應，道人曰：「哪吒，你既不叫父親，還是不服，再取金塔燒你。」哪吒着慌，連忙高叫：「父親，孩兒知罪了！」哪吒口內雖叫，心上實是不服，只是暗暗切齒。自思道：「李靖，你長遠帶着道人走，道人喚李靖曰：你且跪下，我祕授你這一座金塔；如哪吒不服你，可將此塔祭起燒他。」哪吒在旁，只是暗暗叫苦。道人曰：「哪吒，你父子從此和睦，久後俱是一殿之臣，輔佐明君，成其正果，再不必言其前事。」哪吒你回去罷。」哪吒見是如此，只得回乾元山去了。李靖跪而言曰：「老爺廣施道德，解弟子之危厄，請問老爺高姓大名？」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乃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是也。你修道未成，合享人間富貴。今商紂失德，天下大亂，你且不必做官，隱於山谷之中，暫忘名利，待武周興，你再出來立功立業。」李靖叩首在地，回關隱跡去了。道人原是太乙真人，請到此間，磨哪吒之性，以便父子重圓；後來父子四人，肉身成

聖托塔天王乃李靖也。後人有詩曰：

黃金造就玲瓏塔，萬道豪光透九重；不是燃燈施法力，難教父子復相從。

此是哪吒二次出世於陳塘關，後子牙下山，正應文王姜里七載之事。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起死回生，原是神仙妙術。太乙真人起初就當如此救他，何必又教他去翠屏山上，受甚麼香火，致使他父子兄弟爭戰；若是故意做此勾當，磨折他殺性，分明是婆子氣。

又批：今觀太乙文殊燃燈諸菩薩，俱是不爽利的。哪吒浮躁，便當明白曉諭他父子兄弟之道，何故反左支右拙，使李靖狼狽不成爲父之體？此所以謂之和尙道士耳！呵呵！

###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子牙此際落凡塵，白首牢騷類野人；幾度策身成老拙，三番涉世反相嗔。

磻溪未入飛熊夢，渭水安知有瑞麟？世際風雲開帝業，享年八百慶長春。

話說崑崙山玉虛宮掌闡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門下十二弟子，犯了紅塵之厄，殺罰臨

身，故此閉宮止講；又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稱臣，故此三教並談。乃闡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編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上四部雷火瘟斗，下四部羣星列宿。三山五岳，步雨興雲，善惡之神。此時成湯合滅，周室當興，又逢神仙犯戒，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將相之福，恰逢其數，非是偶然。所以五百年有王者起，其間必有名世者，正此之故。一日，元始天尊坐八寶雲光座上，命白鶴童子請你姜尚師叔來。白鶴童子往桃園中來請子牙，口稱師叔。老爺有請。子牙忙至寶殿座前行禮曰：弟子姜尚拜見。天尊曰：你上崑崙幾載了？子牙曰：弟子三十二歲上山，如今虛度七十二歲了。天尊曰：你生來命薄，仙道難成，只可受人間之福。成湯數盡，周室當興，你與我代勞封神，下山抹助明主，身爲將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此處亦非汝久居之地，可早早收拾下山。子牙哀告曰：弟子乃真心出家，苦熬歲月，今亦有年，修行雖是滾芥投針，望老爺大發慈悲，指迷歸覺。弟子情願在山苦行，必不敢貪戀紅塵富貴，望師尊收錄。天尊曰：你命緣如此，必聽於天，豈得違拗？子牙戀戀難捨，有南極仙翁上前言曰：子牙機會難逢，時不可失！況天數已定，自難逃躲。你雖是下山，待你功成之時，自有上山之日。子牙只得下山。子牙收拾琴劍衣囊，起身拜別師尊，跪而泣曰：弟子領師法旨下山，將來歸着如

何天尊曰：子今下山，我有八句偈子，後日自有應驗：

一十年來窘迫聯，耐心守分且安然；磻溪石上垂竿釣，自有高朋訪子賢。

輔佐聖君爲相父，九三拜將握兵權；諸侯會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

天尊道罷，雖然你去，還有上山之日。子牙拜辭天尊，又辭衆位道友，隨帶行囊，出玉虛宮。有南極仙翁送子牙在麒麟崖，吩咐曰：子牙前途保重。子牙別了南極仙翁，自己暗思：我上無伯叔兄嫂，下無弟妹子姪，叫我往那裏去？我似失林飛鳥，無一枝可棲。忽然想起朝歌有一結義仁兄宋異人，不若去投他罷。子牙借土遁前來，早至朝歌，離南門三十五里致宋家莊。子牙看門庭依舊，綠柳長存。子牙嘆曰：我離此四十載，不覺風光依舊，人面不同。子牙到了門前，對看門的問曰：你員外在家否？管門人問曰：你是誰？子牙曰：你只說故人姜子牙相訪。莊童來報員外，外邊有一故人姜子牙相訪。宋異人正算帳，聽見子牙來，忙忙走出莊來。二人攜手相攬，至於草堂，各施禮坐下。異人曰：賢弟如何數十載不通音問？常時渴慕。今日重逢，幸甚幸甚！子牙曰：自別仁兄，實指望出世超凡，奈何燭淺分薄，未遂其志；今到高莊，得會仁兄，乃尚之幸。異人忙吩咐收拾飯食。又問曰：是齋是葷？子牙曰：既出家，豈有飲酒吃葷之理！弟是吃齋。宋異人曰：酒乃瑤池



玉液，洞府瓊漿，就是神仙，也赴蟠桃會。酒吃些兒無妨。子牙曰：仁兄見教，小弟領命。二人歡飲。異人曰：賢弟上崑崙多少年了？子牙曰：不覺四十載。異人嘆曰：好快！賢弟在山可曾學些甚麼？子牙曰：怎麼不學？不然所作何事？異人曰：學些甚麼道術？子牙曰：挑水澆松，種桃燒火，煽爐鍊丹。異人笑曰：此乃僕傭之役，何足掛齒？今賢弟既回來，不若尋些事業，何必出家？就在我家同住，不必又往別處去。我與你相知，非比別人。子牙曰：正是。異人曰：古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賢弟，也是我與你相處一場，明日與你議一門親，生下一男半女，也不失姜姓之後。子牙搖手曰：仁兄，此事且再議。二人談講至晚，子牙就在宋家莊住下。話說宋異人次日早起，騎了驢兒，往馬家莊上來議親。異人到莊，有莊童報與馬員外曰：有宋員外來拜。馬員外大喜，迎出門來，便問：員外是那陣風兒刮將來？異人曰：小姪特來與令嬾議親。馬員外大悅，施禮坐下。茶罷，員外問曰：賢契將小女說與何人？異人曰：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尙，字子牙，別號飛熊，與小姪契交通家。因此上，這一門親正好。馬員外曰：賢契主親，定無差遲。宋異人取白銀四錠，以爲聘資。馬員外收了，忙設酒席款待異人，抵暮而散。且說子牙起來，一日不見宋異人，問莊童曰：你員外那裏去了？莊童曰：早日出門，想必討帳去了。不一時，異人下了牲口，子

牙看見迎門接曰：兄長那裏回來？異人曰：恭喜賢弟！子牙問曰：小弟喜從何至？異人曰：今日與你議親，正是相逢千里，會合姻緣。子牙曰：今日時辰不好。異人曰：陰陽無忌，吉人天相。子牙曰：是那家女子？異人曰：馬洪之女，才貌兩全，正好配賢弟。只女子今年六十八歲，尙是黃花女兒。異人治酒與子牙賀喜。二人飲罷，異人曰：可擇一良辰娶親。子牙謝曰：承兄看顧，此德怎忘？乃擇選良時吉日，迎娶馬氏。宋異人又排設酒席，邀莊前莊後鄰舍，四門親友，慶賀迎親。其日，馬氏過門，洞房花燭成就夫妻。正是天緣遇合，不是偶然。有詩曰：

離却崑崙到帝邦，子牙今日娶妻房；  
六十八歲黃花女，七十二歲做新郎。

話說子牙成親之後，終日思慕崑崙，只慮大道不成，心中不悅；那裏有心情與馬氏暮樂朝歡。馬氏不知子牙心事，只說子牙是無用之物。不覺過了兩月，馬氏便問子牙曰：宋伯伯是你姑表弟？子牙曰：宋兄是我結義兄弟。馬氏曰：原來如此，便是親生弟兄，也無有不散的筵席。今宋伯伯在我，我夫妻可以安閑自在，倘異日不在，我和你如何處？常言道：人生天地間，以營運爲主。我勸你做些生意，以防我夫妻後事。子牙曰：賢妻說得是。馬氏曰：你會做些甚麼生意？子牙曰：我三十二歲在崑崙學道，不識甚麼世務生

意，只會編笊籬。馬氏曰：就是這個生意也好。況後園又有竹子，砍些來劈些篾，編成笊籬，往朝歌城賣些錢鈔，大小都是生意。子牙依其言，劈了篾子，編了一擔笊籬，挑到朝歌來賣。從早至午，賣到未末申初，也賣不得一個；子牙見天色至申時，還要挑着趕三十五里，腹內又飢了，只得奔回。一去一來，共七十里路，子牙把肩頭都壓腫了，回到門前，馬氏看時，一擔去還是一擔來。正待問時，只見子牙指馬氏曰：娘子你不賢，恐怕我在家閒着，叫我賣笊籬；朝歌城必定不用笊籬，如何賣了一日，一個也賣不得！到把肩頭壓腫了。馬氏曰：笊籬乃天下通用之物，不說你不會賣，反來假報怨。夫妻二人語去言來，犯顏嘶嚷。宋異人聽得子牙夫婦吵嚷，忙來問子牙曰：賢弟爲何事？夫妻相爭，子牙把賣笊籬事說了一遍。異人曰：不要說是你夫妻二人，就是三四十口，我也養得起。你們何必如此？馬氏曰：伯伯雖是這等好意，但我夫妻日後也要着落。難道靠人一世麼？宋異人曰：弟婦之言也是，何必做這個生意？我家倉裏麥子生芽，可叫後生磨些麪，賢弟可挑去貨賣，却不強如編笊籬。子牙把籬擔收拾，後生支起磨來，磨了一擔乾麪。子牙次日挑着，進朝歌貨賣。從四門都走到了，也賣不得一觔，腹內又飢，擔子又重，只得出南門。肩頭又痛，子牙歇下了擔兒，靠着城牆坐一坐少憩片時，自思運蹇時乖，作

## 詩一首：

四八崑崙訪道玄，豈知緣淺不能全？  
紅塵黯黯難睜眼，浮世紛紛怎脫肩？  
借得一枝棲止處，金枷玉鎖又來纏；  
何時得遂平生志，靜坐溪頭學老禪？

話說子牙坐了一會，方纔起身，只見一個人叫賣麵的站着；子牙說：發利市的來了！歇下擔子，只見那人走到面前；子牙問曰：要多少麵？那人曰：買一文錢的。子牙又不好不賣，只得低頭撮麵；不想子牙不是久挑擔子的人，把扁擔拋在地旁，繩子撒在地下。此時因紂王無道，反了東南四百鎮諸侯，報來甚是緊急；武成王日日操練人馬，因放散營砲響，驚了一騎馬溜韁奔走如飛。子牙彎着腰撮麵，不曾隄防，後邊有人大叫曰：賣麵的，馬來了！子牙忙側身，馬已到了擔上；繩子撒在地下，馬來的急，繩子套在那馬蹄上，把一籬麵拖了五六丈遠，麪都潑往地下，被一陣狂風將麵刮個乾淨。子牙急搶麵時，渾身俱是麵裹了；買麵的人，見這等模樣就去了。子牙只得回去。一路嗟嘆，來到莊前，馬氏見子牙空籬回來，大喜道：朝歌城乾麵到好賣。子牙到了馬氏跟前，把籬擔一丟，罵曰：都是你這賤人多事！馬氏曰：乾麵賣的乾淨是好事，反來罵我！子牙曰：一擔麵挑至城裏，何嘗賣得？至下午纔賣一文錢。馬氏曰：空籬回來，想必都賒去了！子牙氣沖

沖的曰：因被馬溜韁，把繩子絆住脚，把一擔麵帶潑了一地；天降狂風一陣，把麵都吹去了。却不是你這賤人惹的事？馬氏聽說，把子牙劈臉一口啐道：不是你無用，反來怨我；真是飯囊衣架，惟知飲食之徒！子牙大怒，賤人女流，焉敢啐侮丈夫？二人揪扭一堆，宋異人同妻孫氏來勸，叔叔却爲何事，與嬌嬌爭競？子牙把賣麵的事說了一遍。異人笑曰：擔把麵能值幾何？你夫妻就這等起來。賢弟同我來。子牙同異人往書房中坐下，子牙曰：承兄雅愛，提攜小弟，弟時乖運蹇，做事無成，實爲有愧。異人曰：人以運爲主，花逢時發。古語有云：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賢弟不必如此，我有許多夥計，朝歌城有三十五座酒飯店，俱是我的，待我邀衆朋友來，你會他們一會，每店讓你開一日，週而復始，輪轉作生涯，却不是好。子牙作謝道：多承仁兄擡舉。異人隨將南門張家酒飯店，與子牙開張。朝歌南門，乃是第一個所在，進教場各路通衢，人烟湊積，大是熱鬧。其日做手，多宰豬羊，蒸了點心，收拾酒飯齊整。子牙掌櫃，坐在裏面。一則子牙乃萬神總領，二則年庚不利，從早晨到巳牌時候，鬼也不上門。及至午時，傾盆大雨，黃飛虎不曾操演，天氣炎熱，豬羊餚饌被這陣暑氣一蒸，登時臭了，點心餛了，酒都酸了。子牙坐得沒趣，叫衆伙家：你們把酒餚都喫了罷！再過一時，可惜了。子牙作詩曰：

皇天生我在塵寰，虛度風光困世間。鵬翅有時騰萬里，也須飛過九重山。當時子牙至晚回來，異人曰：賢弟今日生意如何？子牙曰：愧見仁兄，今日折了許多本錢，分文也不會賣得下來。異人嘆曰：賢弟不必惱，守時候命，方爲君子；總來折我不多，再做區處，別尋道路。異人怕子牙着惱，兌五十兩銀子，叫後生同子牙走積塲，販買牛馬豬羊，難道活東西也會臭了？子牙收拾去賣豬羊，非止一日。那日販買許多豬羊，趕往朝歌來賣；此時因紂王失政，妲己殘害生靈，奸臣當道，豺狼滿朝，故此天心不順，旱潦不均。朝歌半年不曾下雨，天子百姓祈禱，禁了屠沽，告示曉諭軍民人等，各門張掛子牙失於打點，把牛馬豬羊往城裏趕。被看門人役，叫聲違禁犯法，拿了子牙聽見，就抽身跑了；牛馬牲口，俱被入官；子牙慌得束手歸來，異人見子牙慌慌張張，面如土色，急問子牙曰：賢弟爲何如此？子牙長吁嘆曰：屢蒙仁兄厚德，件件生意，俱做不着，致有虧折；今販豬羊，又失打點，不知天子祈雨，斷了屠沽，違禁進城，豬羊牛馬入官，本錢盡絕。使姜尚愧身無地，奈何奈何！宋異人笑曰：幾兩銀子入了官罷了，何必惱他？賢弟，我攜一壺酒與你散散悶懷，到我後花園去。子牙時來運至，後園先收五路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子牙乃三代人物，一世英雄，豈是草草豪傑？但做事多有不就緒耳。若是做一件事，做妥貼了，反是誤這個人一生。孟子所以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肌膚云云，良有以也。

又批：馬氏也是有見識的人，只是以世俗之見待子牙，所以不足取耳。若是近日婦人，只知安閒了事，有喫有穿罷了，那裏又論身後一著？此婦人猶超出今人之上。

##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妖孽頻興國勢闌，大都天意久摧殘；  
休言怪氣侵牛斗，且俟精靈殺豸冠。

千載修持成往事，一朝被獲若爲歡；  
當時不遇天仙術，安得琵琶火後看？

話說子牙同異人來到後花園，週圍看了一遍，果然好個所在，但見：

牆高數仞，門壁清幽；左邊有兩行金線垂楊，右壁有幾株剔牙松樹，牡丹亭對玩花樓，芍藥圃連鞦韆架；荷花池內，來來往往錦鱗遊，木香棚下，翩翩翻翻蝴蝶戲。正似小園風景似蓬萊，樂守天年娛晚景。

話說異人與子牙來後園散悶，子牙自不會到此處，看了一會。子牙曰：仁兄這一塊空

地，怎的不起五間樓？異人曰：起五間樓，怎說？子牙曰：小弟無恩報兄，此處若起做樓，按風水有三十六條玉帶，金帶有一升芝蔴之數。異人曰：賢弟也知風水？子牙曰：小弟頗知一二。異人曰：不瞞賢弟說，此處也起造七八次；造起來就燒了，故此我也無心起造他。子牙曰：小弟擇一吉辰，仁兄只管起造；若上樑那日，仁兄只是款待匠人，我在此替你壓此邪氣，自然無事。異人信子牙之言，擇日興工破土，起造樓房。那日子時上樑，異人在前堂待匠，子牙在牡丹亭裏坐定，等候看是何怪異。不一時狂風大作，走石飛砂，播土揚塵；火光影裏，見些妖魅，臉分五色，猙獰怪異。怎見得：

狂風大作，惡火飛騰；烟繞處黑霧朦朧，火起處紅光熠熠。臉分五色，赤白黑色其青黃；巨口獠牙，吐放霞光千萬道。風逞火勢，吻喇喇走萬道金蛇；火遶烟迷，黑漫漫墮千重雲霧。山紅土赤，霎時間萬物齊崩；地黑天黃，一會家千門盡倒。正是妖氛烈火，冲霄漢，方顯龍岡怪物兇。

話說子牙在牡丹亭裏，見風火影中五個精靈作怪；子牙忙披髮仗劍，用手一指，把劍一揮，喝聲：孽畜不落，更待何時！再把手一放，雷鳴空中，把五個妖物慌忙跪倒，口稱：上仙，小畜不知上仙駕臨，望乞大德全生施放！子牙喝道：好孽畜！火毀樓房數次，兇心不



息今日罪惡貫盈當受誅戮。道罷，提劍向前就斬妖怪。衆怪哀告曰：上仙道心無處不慈悲，小畜得道多年，一時冒瀆天顏，望乞憐赦。今一旦誅戮，可憐我等多年功行，付於流水，拜伏在地，苦苦哀告。子牙曰：你既欲生，不許在此擾害萬民，你五畜受吾符命，逕往西岐山，久後搬泥運土，聽候所使，有功之日，自然得其正果。五妖叩頭，逕往岐山去了。不說子牙壓星收妖，且說那亦是上梁吉日，三更子時，前堂異人待匠馬氏同姆姆孫氏，往後園暗暗看子牙做的何事。二人來至後園，只聽見子牙分付妖怪，馬氏對孫氏曰：大娘，你聽聽，子牙自己說話，這樣人，一生不長進，說鬼話的人，怎得有昇騰日子？馬氏氣將起來，走到子牙面前，問子牙曰：你在這裏與誰講話？子牙曰：你女人家不知道，方纔壓妖。馬氏曰：自己說鬼話，壓甚麼妖？子牙曰：說與你也不知道。馬氏正在園中與子牙分辨，子牙曰：你那裏曉得甚麼？我善能風水，又識陰陽。馬氏曰：你可會算命？子牙曰：命理最精，只是無處開一命館。正言之間，宋異人見馬氏孫氏與子牙說話，異人曰：賢弟方纔的雷響，你可曾見些甚麼？子牙把收妖之事說了一遍。異人謝曰：賢弟這等道術，不枉修行一番。孫氏曰：叔叔會算命，却無處開一命館，不知那所在有便房，把一間與叔叔開館也好。異人曰：你要多少房子？朝歌南門最熱鬧，叫後生收拾一間房。

子與子牙去開命館。這個何難？却說安童將南門房子，不日收拾齊整，貼幾幅對聯。左邊是：只言玄妙一團理；右邊是：不說尋常半句虛。裏邊又有一對聯云：一張鐵嘴，說破人間凶與吉；兩隻怪眼，善觀世上敗和興。上席又一幅云：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子牙選吉日開館。不覺光陰撚指四五個月，不見算命卦帖的來。只見那日，有一樵子，姓劉名乾，挑着一擔柴往南門來；忽然看見一命館，劉乾歇下柴擔，念對聯，念到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劉乾原是朝歌破落戶，走進命館來看，見子牙伏案而臥。劉乾把桌子一拍，子牙嚇了一驚，揉眼擦目看時，那一人身長丈五，眼露兇光。子牙曰：兄起課是算命？那人道：先生上姓？子牙曰：在下姓姜，名尙，字子牙，別號飛熊。劉乾曰：且問先生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這對聯怎麼講？子牙曰：袖裏乾坤大，乃知過去未來，包羅萬象；壺中日月長，有長生不死之術。劉乾曰：先生口出大言，既知過去未來，想課是極准的了。你與我起一課，如准二十文青蚨；如不准打幾拳頭，還不許你在此開館。子牙暗想：幾個月全無生意，今日撞着只一個，又是撥嘴的人。子牙曰：你取下一卦帖來。劉乾取下一個卦帖兒，遞與子牙。子牙曰：此卦要你與我纔准。劉乾曰：必定依你。子牙曰：我寫四句在帖兒上，只管去。上面寫着：一直往南走，柳陰一老叟，青蚨一百二十文，四個點。

心兩碗酒。劉乾看罷，道：「此卦不准。我賣柴二十餘年，那個與我點心酒吃？論起來，你的不准。」子牙曰：「你去包你准。」劉乾挑着柴，逕往南走，果見柳樹下，站立一老者，叫曰：「柴來！」劉乾暗想：「好課！果應其言。」老者曰：「這柴要多少錢？」劉乾答曰：「要一百文。」少討二十文，拗他一拗。老者看看好柴，乾的好網子大，就是一百文也罷。勞你替我拿拿進來。劉乾把柴拿在門裏，落下柴葉來。劉乾愛乾淨，取掃帚把地下掃得乾淨的，方纔將扁擔繩子，收拾停當等錢。老者出來，看見地下乾淨，今日小廝勤謹。劉乾曰：「老丈，是我掃的。」老者曰：「老哥，今日是我小兒畢姻，遇着你這好人，又賣的好柴。老者說罷，往裏邊去；只見一個孩子，奈着四個點心，一壺酒，一個碗與劉乾吃。劉乾嘆曰：「姜先生真乃神仙也！我把這酒滿滿的斟一碗，那一碗淺些，也不算他准。」劉乾斟滿一碗，再斟第二碗，一樣不差。劉乾吃了酒，見老者出來，劉乾曰：「多謝員外！」老者拿兩封錢出來，先遞一百文與劉乾。曰：「這是你的柴錢。」又將二十文，遞與劉乾。曰：「今日是我小兒喜辰，這是與你做喜錢。」買酒吃。就把劉乾驚喜無地，想朝歌城出神仙了！拿着扁擔，逕往子牙命館來。早晨有人聽見劉乾言語不好，衆人曰：「姜先生，這劉乾不是好惹的。卦如果不准，你去罷。」子牙曰：「不妨。衆人都在這裏閒站，等劉乾來；不一時，只見劉乾如飛前來。子牙問曰：「卦准不准？」

劉乾大呼曰：姜先生真神仙也！好准課！朝歌城中有此高人，萬民有福，都知趨吉避凶。子牙曰：課既准了，取謝儀來。劉乾曰：二十文其實難爲你，輕了，口裏只管念，不見拿出錢來。子牙曰：課不准，兄便說閒話。課既准，可就送我課錢。如何只管口說？劉乾曰：就把一百二十文都送你，也不爲多。姜先生不要急，等我來。劉乾站立簷前，只見南門那邊來了一個人，腰束皮挺帶，身穿布衫，行走如飛。劉乾趕上去，一把扯住那人。那人曰：你扯我怎的？劉乾曰：不爲別事，扯你算個命兒。那人曰：我有緊急公文，要走路，我不算命。劉乾道：此位先生，課命准的很，該照顧他一命。況舉醫薦卜，乃是好情。那人曰：兄真個好笑，我不算命也。由我。劉乾怒道：你算也不算？那人道：我不算。劉乾曰：你既不算，我與你跳河，把命配你！一把拽住那人，就往河裏跑。衆人曰：那朋友，劉大哥分上算個命罷。那人說：我無甚事，怎的算命？劉乾道：若算不准，我替你出錢；若准，你還要買酒請我。那人無法，見劉乾兇得緊，只得進子牙命館來。那人是個公差，有緊急事，等不得算八字，看個卦罷。扯下一個帖兒來，與子牙看。子牙曰：此卦做甚麼用？那人曰：催錢糧。子牙曰：卦帖批與你去自驗。此卦逢於艮，錢糧不必問，等候你多時，一百零三錠。那人接了卦帖，問曰：先生一課，該幾個錢？劉乾曰：這課比衆不同，五錢一課。那人曰：你又不是先生，

你怎麼定價？劉乾曰：「不准包回換，五錢一課，還是好了你。」那人心忙意急，恐誤了公事，只得稱五錢銀子去了。劉乾辭謝子牙，子牙曰：「承兄照顧。衆人在子牙命館門前，看那催錢糧的如何？」過了一個時辰，那人押解錢糧，到子牙命館門前曰：「姜先生真乃神仙出世！果是一百零三錠，真不負五錢一課。」子牙從此時來，轟動了朝歌軍民人等，俱來算命看課。五錢一命，子牙收得起的銀子，馬氏歡喜，異人遂心。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半年以後，遠近聞名，都來推算，不在話下。且說南門外軒轅墳中，有個玉石琵琶精，往朝歌城來看姐，已便在宮中夜食宮人，御花園太湖石下，白骨如山。琵琶精看罷出宮，欲回巢穴，駕着妖光，逕往南門過，只聽得哄哄人語，擾攘之聲，妖精撥開妖光看時，却是姜子牙算命。妖精曰：「待我與他推算，看他如何？」妖精一化，變作一個婦人，身穿重孝，扭捏腰肢而言曰：「列位君子，讓一讓妾身算一命。」紂時人老誠，兩邊閃開，子牙正看命，見一婦人來的蹊蹺。子牙定睛觀看，認得是個妖精，暗思：「好孽畜也！來試我眼色。」今日不除妖怪，等待何時？子牙曰：「列位看命君子，男女授受不親，先讓只小娘子算了去；然後依次算來。」衆人曰：「也罷，我們讓他先算。」妖精進了裏面坐下，子牙曰：「借小娘子右手先看。」妖精曰：「先生算命，難道也會風鑑？」子牙曰：「先看相，後算命。」妖精暗笑，把右手遞

與子牙看；子牙一把將妖精的寸關尺脈門搭住，將丹田中先天元氣運上火眼金睛，把妖光釘住了。子牙不言，只管看着；婦人曰：先生不相不言；我乃女流，如何拿住我手？快放手！旁人看着，這是何說？旁人且多不知奧妙，齊齊大呼：姜子牙你年紀老大，怎幹這樣事？你貪愛此女姿色，對衆欺騙；此乃天子日月脚下，怎這等無禮？實爲可惡！子牙曰：列位，此女非人，乃是妖精。衆人大喝曰：好胡說！明明一個女子，怎說是妖精？外面圍看的，擠攘不開。子牙暗思：若放了女子，妖精一去，青白難辨，我既在此，當除妖怪，顯我姓名。子牙手中無物，止有一紫石硯台，用手抓起石硯，照妖精頂上響一聲，打得腦漿噴出，血染衣襟。子牙不放手，還搭住了脈門，使妖精不能變化。兩邊人大叫：莫等他走了！衆人齊喊：算命的打死了人！重重疊疊，圍住了子牙命館。不一時，打路的來，乃是亞相比干乘馬來到；問左右爲何衆人喧嚷！衆人齊說：丞相駕臨，拿姜尙去見丞相。爺。比干勒住馬問：甚麼事？內中有抱不平的人跪下，啟老爺：此間有一人算命，叫做姜尙，適間有一個女子來算命，他見女子姿色，便欲欺騙。女子貞潔不從，姜尙陡起兇心，提起石硯，照頂上一下打死，可憐血濺滿身，死於非命！比干聽衆口之詞，大怒，喚左右拿來！子牙一隻手拖住妖精，拖到馬前跪下。比干曰：看你皓頭白髮，如何不知國法！白日欺

姦女子良婦不從，爲何執硯打死？人命關天，豈容惡黨勘問明白，以正國法？子牙曰：老爺在上，容姜尙稟明。姜尙自幼讀書守禮，豈敢違法？但此女非人，乃是妖精；近日只見妖氣貫於宮中，災星歷遍天下。小人既在輦轂之下，感當今皇上水土之恩，除妖滅怪，蕩魔驅邪，以盡子民之志。此女實是妖怪，怎敢爲非？望老爺細擦，小民方得生路。旁邊衆人齊齊跪下。老爺此等江湖術士，利口巧言，遮掩狡詐，蔽惑老爺；衆人經目，明明欺騙不從，逞兇打死。老爺若聽他言，可憐女子銜冤，百姓負屈。比干見衆口難辨，又見子牙拿住婦人手不放；比干問曰：姜尙，那婦人已死，爲何不放手？這是何說？子牙答曰：若放他手，妖精去了，何以爲證？比干聞言，分付衆民：此處不可辨明，待吾啟奏天子，便知青白。衆民圍住子牙，子牙拖着妖精，往午門來；比干至摘星樓候旨。紂王宣比干見比干進內，俯伏啟奏。王曰：朕無旨意，卿有何奏章？比干奏曰：臣過南門，有一術士算命，只見一女子算命，術士看女子是妖精，不是人，便將硯石打死。衆民不服，齊言術士愛女子姿色，強姦不從，逞兇將女子打死。臣據術士之言，亦似有理；然衆民之言，又是經目可證。臣請陛下旨意定奪。妲己在後，聽見比干奏此事，暗暗叫苦：妹妹，你回巢穴去便罷了，算甚麼命？今遇惡人打死，我必定與你報讐。妲己出見紂王，妾身聞陛下亞相

所奏，真假難辨；主上可傳旨，將術士連女子，拖至摘星樓下，妾身一觀，便知端的。紂王曰：御妻之言是也。傳旨命術士將女子，拖於摘星樓見駕。旨意一出，子牙將妖精拖至摘星樓，子牙俯伏階下，右手搭住妖精不放。紂王在九曲雕欄之外，王曰：階下俯伏何人？子牙曰：小民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尚，幼訪名師，秘授陰陽善識妖魅。因尚住居都城南門賣卜度日，不意妖氛作怪，來惑小民，被尚看破天機，勦除妖精，別無他意。姜尚一則感皇上天地覆載之恩，報師傅秘授不虛之德。王曰：朕觀此女，乃是人像，併非妖邪；若是妖邪，何無破綻？子牙曰：陛下若要妖精現形，可取柴數擔，鍊此妖精，原形自現。天子傳旨，搬運柴薪，至於樓下。子牙方放了手，把女子衣服解開，前心用符，後心用印，鎖住妖精四肢，拖上柴薪，放起火來。好火，但見：

濃烟籠地角，黑霧鎖天涯；積風生烈燄，赤火冒紅霞。風乃火之師，火乃風之帥；風仗火行兇，火以風爲害。滔滔烈火，無風不能成形；蕩蕩狂風，無火焉能取勝。風隨火勢，須臾時燎徹天關；火趁風威，頃刻間燒開地戶。金蛇串遶，難逃火炙之殃；烈焰圍身，大難飛來怎躲，好似老君扳倒鍊丹爐，一塊火光連地滾。

子牙用火鍊妖精，燒鍊兩個時辰；上下渾身，不曾燒枯了些兒。紂王問亞相比干曰：朕



觀烈火焚燒兩個時辰，渾身也不焦爛。真乃妖怪！比干奏曰：若看此事，姜尚亦是奇人，但不知此妖終是何物作怪？王曰：卿問姜尚此妖果是何物成精？比干下樓問子牙，子牙答曰：要此妖現真形，這也不難。子牙用三昧真火燒此妖精，不知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子牙算命，尙未逢時，得劉乾一無賴來起課，方哄動萬民。得此琵琶精來算命，方能驚動天子，然而劉乾妖精，亦不可認作惡相識。

又批：當目衆人只見女子，不知是妖怪；子牙見是妖怪，不是女子。請問今人，畢竟妖怪是女子，女子還是妖怪？悟此方是達者。

### 第十七回 蘇妲己置造薑盆

薑盆極惡已瀾天，宮女無辜血肉賒；媚骨已無埋玉處，芳魂猶帶穢腥羶。

故園有夢空歌月，此地沉冤未息肩；怨氣漫漫天應慘，周家世業更安然。

話說子牙用三昧真火燒這妖精，此火非同凡火，從眼鼻口中噴將出來，乃是精氣神鍊成三昧，養就離精，與凡火共成一處。此妖精怎麼經得起？妖精在火光中，扒將起來，大叫曰：姜子牙我與你無冤無仇，怎將三昧真火燒我？紂王聽見火裏妖精說話，唬的

汗流夾背，目瞪口呆。子牙曰：陛下請駕進樓，雷來了。子牙雙手齊放，只見霹靂交加，一聲響亮，火滅烟消，現出一面玉石琵琶來。紂王與妲己曰：此妖已現真形。妲己聽言，心如刀絞，意似油煎，暗暗叫苦：你來看我，回去便罷了；又算甚命？今遇惡人，將你原形燒出，使我肉身何安？我不殺姜尚，誓不與匹夫俱生。妲己只得勉作笑容，啟奏曰：陛下命左右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待妾上了絲絃，早晚與陛下進御取樂。妾觀姜尚，才術兩全，何不封彼在朝保駕？王曰：御妻之言甚善。天子傳旨，且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姜尚聽朕封官，官拜下大夫，特授司天監職，隨朝待用。子牙謝恩，出午門外，冠帶回宋異人莊上，異人設席款待，親友俱來恭賀，飲酒數日。子牙復在都城，隨朝不表。且說妲己把玉石琵琶，放於摘星樓上，採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已後五年，返本還元，斷送成湯天下。一日，紂王在摘星樓與妲己飲宴，酒至半酣，妲己歌舞一回，與紂王作樂。三宮嬪妃，六院宮人，齊聲喝采，內有七十餘名宮人，俱不喝采，眼下且有淚痕。妲己看見，停住歌舞，查問那七十餘名宮人，原是那一宮的。內有奉御官查得，原是中宮姜娘娘侍御宮人。妲己怒曰：你主母謀逆賜死，你們反懷忿怨，久後必成宮闈之患。奏與紂王，紂王大怒，傳旨拿下樓，俱用金瓜打死。妲己奏曰：陛下且不必將這起逆黨擊頂，暫且送

下冷宮，妾有一計，可除宮中大弊。奉御官將宮女送下冷宮。且說妲己奏紂王曰：將摘星樓下方圓開二十四丈，闊深五丈。陛下傳旨，命都城萬民，每一戶納蛇四條，都放於此坑之內，將作弊宮人，跌剝乾淨，送下坑中，喂此毒蛇。此刑名曰蠱盆。紂王曰：御妻之奇法，真可剔除宮中大弊。天子隨傳旨意，張掛各門，國法森嚴，萬民遭累，勒令限期往龍德殿交蛇。衆民日日進於朝中，併無內外法紀全消，朝廷失政，不止一日。衆民納蛇，都城那裡有這些蛇，俱到外縣買蛇交納。一日文書房膠鬲，官居上大夫，在文書房裏看天下本章，只見衆民，或三兩成行，四五一處，手提筐籃，進九間大殿。大夫問執殿官：這些百姓，手提筐籃，裏面是甚麼東西？執殿官答曰：萬民交蛇。大夫大驚曰：天子要蛇何用？執殿官曰：卑職不知。大夫出文書房到大殿，衆民見大夫叩頭。膠鬲曰：你等拿的甚麼東西？衆民曰：天子榜文，張掛各門，每一戶交蛇四條，都城那裏有許多蛇，俱是百里之外買來交納。不知聖上何用？膠鬲曰：你們且去交蛇。衆民去了，大夫進文書房，不看文章，只見武成王黃飛虎，比干，微子，箕子，楊任，楊修俱至。相見禮畢，膠鬲曰：列位大人，可知天子令百姓每戶納蛇四條，不知取此何用？黃飛虎答曰：末將昨日看操回來，見衆民言天子張榜掛文，每戶納蛇四條，紛紛不絕，俱有怨言，因此今日到此，請問列

位大人，必知其詳。比干箕子曰：我等一字也不知。黃飛虎曰：列位既不知道，叫執殿官過來，你聽我吩咐，你心上打聽。天子用此物做甚麼事？若得實信，速來報我，重重賞你。執殿官領命去訖，衆官隨散不表。且說衆民，又過五七日，蛇已交完，收蛇官往摘星樓回旨，奏曰：都城衆民，交蛇已完，奴婢回旨。紂王問妲己曰：坑中蛇已完了，御妻何以治此？妲己曰：陛下傳旨，可將前日暫寄不遊宮宮人，跌剝乾淨，用繩縛背，推下坑中，喂此蛇。若無此極刑，宮中深弊難除。紂王曰：御妻所設此刑，真是除奸之要法。蛇既納完，命奉御官將不遊宮前日送下宮人綁出，推落薑盆。奉御官得旨，不一時將宮人綁至坑邊，那宮人一見蛇蝎猙獰，揚頭吐舌，惡相難看。七十二名宮人，一齊叫苦。那日膠鬲在文書房，也爲這件事，逐日打聽，只聽得一陣悲聲慘切。大夫出的文書房來，見執殿官忙忙來報，啓老爺，前日天子取蛇，放在大坑中，今日將七十二名宮人，跌剝入坑，喂此蛇。蝎卑職探聽得實，前來報知。膠鬲聞言，心中甚是激烈，逕進內庭，過了龍德殿，進分宮樓，走至摘星樓下，只見衆宮人，赤身縛背，淚流滿面，哀聲叫苦，悽慘難觀。膠鬲厲聲大叫曰：此事豈可行？膠鬲有本啓奏。紂王正要看毒蛇咬食宮人，以爲取樂，不期大夫膠鬲啟奏，紂王宣膠鬲上樓俯伏。王問曰：朕無旨意，卿有何奏章？膠鬲泣而奏曰：臣

不爲別事，因見陛下橫刑慘酷，民遭荼毒，君臣睽隔，上下不相交接，宇宙已成否塞之象。今陛下又用這等非刑，宮人所得何罪？昨日臣見萬民交納蛇蝎，人人俱有怨言；今旱潦頻仍，況且買蛇百里之外，民不安生。臣聞民貧則爲盜，盜聚則生亂。況且海外烽烟，諸侯離叛，東南二處刻無寧宇；民日思亂，刀兵四起。陛下不修仁政，日行暴虐，自從盤古至今，并不曾見此刑爲何名？那一代君王所製？王曰：宮人作弊，無法可除；往往不息，故設此刑，名曰蠱盆。膠鬲奏曰：人之四肢，莫非皮肉，雖有貴賤之殊，總是一體。今入坑穴之中，毒蛇吞啖，苦痛傷心。陛下觀之，其心何忍？聖意何樂？況宮人皆係女子，朝夕宮中侍陛下於左右，不過役使，有何大弊，遭此慘刑？望陛下憐赦宮人，眞皇上浩蕩之恩，體上天好生之德。王曰：卿之所諫，亦似有理；但肘腋之患，發不及覺，豈得以草率之刑治之？况婦寺陰謀險毒，不如此，彼未必知警耳。膠鬲厲聲言曰：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股肱。又曰：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陛下忍心喪德，不聽臣言，妄行暴虐，罔有悛心，使天下諸侯懷怨。東伯侯無辜受戮，南伯侯屈死朝歌，諫臣盡遭炮烙，今無辜宮娥，又入蠱盆。陛下只知歡娛於深宮，信讒聽佞，荒淫酗酒，眞如重疾在心，不知何時舉發？誠所謂大癰旣潰，命亦隨之。陛下不一思省，只知縱慾敗度，不想國家何以如

磐石之安？可惜先王克勤克儉，敬天畏民，方保社稷太平，華夷率服。陛下當改惡從善，親賢遠色，退佞進忠，庶幾宗社可保，國泰民安，生民幸甚。臣等日夕焦心，不忍陛下淪於昏暗，黎民離心離德，禍生不測。所謂社稷宗廟，非陛下之所有也。臣何忍深言？望陛下以祖宗天下爲重，不得妄聽女寺之言，有廢忠諫之語。萬民幸甚。紂王大怒曰：好匹夫！怎敢無知，侮謗聖君，罪在不赦。叫左右：卽將此匹夫剝淨，送入薑盆，以正國法。衆人方欲來拿，被膠鬲大喝曰：昏君無道，殺戮諫臣，此國家大患。吾不忍見成湯數百年天下，一旦付與他人，雖死我不瞑目。况吾官居諫議，怎入薑盆？手指紂王大罵昏君！等橫暴，終應西伯之言。大夫言罷，望摘星樓下一躍，撞將下來，跌了個腦漿并流，死於非命。有詩爲證：

赤膽忠心爲國憂，先生撞下摘星樓；早知天數成湯滅，可惜捐軀血水流！  
話說膠鬲墜樓，粉骨碎身；紂王看見，更覺大怒，傳旨將宮女送入薑盆，連膠鬲一齊喂了蛇蝎。可憐七十二名宮人，齊聲高叫：皇天后土，我等又未爲非，遭此慘刑。妲己賤人！我等生不能食汝之肉，死後定啖汝陰魂。紂王見宮人落於坑內，餓蛇將宮人盤繞，吞咬皮膚，鑽入腹內，苦痛非常。妲己曰：若無此刑，焉得除宮中大患？紂王以手拍妲己之

背曰：看你這等奇法，妙不可言。兩邊宮人，心酸膽碎。有詩爲證：

蠶盆蛇蝎勢獍獍，宮女遭殃入此坑；一見魂飛千里外，可憐慘死勝油烹！

話說紂王將宮人入於坑內，以爲美刑。妲己又奏曰：陛下可再傳旨，將蠶盆左邊掘一池，右邊挖一沼；池中以糟邱爲山，右邊以酒爲池。糟邱山上用樹枝插滿，把肉披成薄片，掛在樹枝之上，名曰肉林；右邊將酒灌滿，名曰酒池。天子富有四海，原該享無窮富貴；此肉林酒池，非天子之尊，不得妄自尊享也。紂王曰：御妻異製奇觀，真堪玩賞，非奇思妙想，不能有此。隨傳旨依法製造。非止一日，將酒池肉林造的完全。紂王設宴，與妲己玩賞肉林酒池。正飲之間，妲己奏曰：樂聲煩厭，歌唱尋常；陛下傳旨，命宮人與宦官撲跌，得勝者池中賞酒。不勝者乃無用之婢，侍於御前，有辱天子，可用金爪擊頂，放於糟內。妲己奏畢，紂王無不聽從。傳旨命宮人宦官撲跌。可憐這妖孽在宮中無所不爲，宦官遭殃，傷殘民命。看官他爲何事，要將宮人打死，入在糟內？妲己或二三更，現出原形；要吃糟內宮人，以血食養他精氣，惑於紂王。有詩爲證：

懸肉爲林酒作池，紂王無道類窮奇；蠶盆怨氣冲霄漢，炮烙精魂傍火炊。

文武無心扶社稷，軍民有意破宮墀；將來國土何時盡，戊午旬中甲子期。

話說紂王聽信妲己，造酒池肉林，一無忌彈，朝綱不整，任意荒淫。一日，妲己忽然想起玉石琵琶精之恥，設一計要害子牙，作一圖畫。那日，在摘星樓與紂王飲宴，酒至半酣，妲己曰：妾有一圖畫，獻與陛下觀。王曰：取來朕看。妲己命宮人將畫叉挑起，紂王看此畫，又非翎毛，又非走獸，又非山景，又非人物，上畫一臺，高四丈九尺，殿閣巍峨，瓊樓玉宇，瑪瑙砌就欄杆，寶玉粧成梁棟，夜現光華，瑞彩照耀，名曰鹿臺。妲己奏曰：陛下萬乘至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若不造此臺，不足以壯觀瞻。此臺真是瑤池玉闕，閬苑蓬萊。陛下早晚宴於臺上，自有仙人仙女下降。陛下得與真仙遨遊，延年益壽，祿算無窮。陛下與妾共叨福庇，永享人間富貴也。王曰：此臺工程浩大，當命何官督造？妲己奏曰：此工須得一才藝精巧，深識陰陽，洞曉生尅之人，以妾觀之，非下大夫姜尙不可。紂王聞言，卽傳旨宣下大夫姜尙，使臣往比干府宣召姜尙。比干慌忙接旨，使臣曰：旨意乃是宣下大夫姜尙。子牙卽忙接旨，謝恩曰：天使大人，可先到午門，卑職就至。使臣去了，子牙暗起一課，早知今日之危。子牙對比干謝曰：姜尙荷蒙大德提攜，並早晚指教之恩，不期今日相別，此恩此德，不知何時可報。比干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子牙曰：尙占運命，主今日不好，有害無利，有凶無吉。比干曰：先生又非諫官，在位況且不久，而君以順



爲是，何害之有？子牙曰：尚有一柬帖，壓在書房硯臺之下；但丞相有大難臨身，無處解釋，可觀此柬，庶幾可脫其危，乃卑職報丞相涓埃之萬一耳。從今一別，不知何日能再覩尊顏？子牙作辭，比干着實不忍，說道：先生果有災難，待吾進朝面君，可保先生無虞。子牙曰：數已如此，不必勞動，反累他人。比干相送子牙出相府，上馬來到午門，逕至摘星樓候旨。奉御官宣上摘星樓見駕畢，王曰：卿與朕代勞起造鹿臺，俟成功之日，加祿增官，朕決不食言。圖樣在此。子牙一看，高四丈九尺，上造瓊樓玉宇，殿閣重簷，瑪瑙砌就欄杆，寶玉裝成梁棟。子牙看罷，暗想：朝歌非吾久居之地，且將言語感悟這昏君，必定不聽發怒，我就此脫身隱了，爲何不可？畢竟不知子牙吉凶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薑盆慘惡，毒極千古，真令人神共怒，則焚屍懸首，不足以盡其辜，而妲己亦當服此極刑，可惜止戮首藁街，至今猶令人不平。

又批：婦人陰物也，美婦陰之極者也。惟陰最毒，惟陰之極者爲極毒。妲己美婦也，故所鍾之毒已極，而設施慘惡亦極其毒。或曰：然則醜婦乃得陰之輕者乎？人極喜美色者何多也！予曰：自古至今，你何曾見做出好事來！

##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渭水潺潺日夜流，子牙從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飛熊夢，幾向斜陽嘆白頭。

話說子牙看罷圖樣，王曰：「此臺多少日期方可完得此工？」尚奏曰：「此台高四丈九尺，造瓊樓玉宇，碧檻雕欄，工程浩大，若完台工，非三十五年不得完成。」紂王聞奏，對妲己曰：「御妻姜尚奏朕台工要三十五年方成，朕想光陰瞬息，歲月如流，年少可以行樂，若是如此，人生幾何，安能長在造此台，實爲無益。」妲己奏曰：「姜尚乃方外術士，總以一派謬言，那有三十五年完工之理，狂悖欺主，罪當炮烙。」紂王曰：「御妻之言是也，傳奉官可與朕拿姜尚炮烙，以正國法。」子牙曰：「臣啟陛下，鹿台之工，勞民傷財，願陛下且息此念頭，切爲不可。今四方刀兵亂起，水旱頻仍，府庫空虛，民生日促，陛下不留心邦本，與百姓養和平之福，日荒淫於酒色，遠賢近佞，荒亂國政，殺害忠良，民怨天愁，累示警告，陛下全不修省，今又聽狐媚之言，妄興土木，陷害萬民，臣不知陛下之所終矣！臣受陛下知遇之恩，不得不赤膽披肝，冒死上陳，如不聽臣言，又見昔日進瓊宮之故事耳，可憐社稷生民，不久爲他人之所有，臣何忍坐視而不言？」紂王聞言，大罵匹夫，焉敢侮謗天子，令兩邊承奉官與朕拿下，醢尸齏粉，以正國法。衆人方欲向前，子牙抽身望樓下飛跑，紂王一見，且怒且笑，御妻你看這老匹夫，聽見拿之一字就跑了，禮節法度，全然不知，

那有一個跑了的。傳旨和奉御官拿來。衆官趕子牙過了龍德殿。九間殿。子牙至九龍橋。只見衆官趕來甚急。子牙曰：承奉官不必趕我。莫非一死而已？按着九龍橋欄杆望下一攬。把水打了一個窟窿。衆官急上橋看。水星兒也不見一個。不知子牙借水遁去了。承奉官往摘星樓回旨。王曰：好了這老匹夫。且不表紂王。話說子牙投水橋下。有四員執殿官扶着欄杆看水。嗟嘆。適有上大夫楊任進午門。見橋邊有執殿官伏着望水。楊任問曰：你等在此看甚麼？執殿官曰：啓老爺。下大夫姜尚投水而死。楊任曰：爲何事？執殿官答曰：不知。楊任進文書房看本章不提。且說紂王與妲己議鹿台。差那一員官監造。妲己奏曰：若造此台。非崇侯虎不能成功。紂王准行。差承奉宣崇侯虎。承奉得旨。出九間殿。往文書房來見楊任。楊任問曰：下大夫姜子牙何事忤君？自投水而死。承奉答曰：天子命姜尚造鹿台。姜尚奏事忤旨。因命承奉拿他。他跑至此投水而死。今詔崇侯虎督工。楊任問曰：何謂鹿臺？承奉答曰：蘇娘娘獻的圖樣。高四丈九尺。上造瓊樓玉宇。殿閣重簷。瑪瑙砌就欄杆。珠玉粧成梁棟。今命崇侯虎監造。卑職見天子所行皆桀王之道。不忍社稷邱墟。特來見大人。大人秉忠諫止土木之工。救萬民搬泥運土之苦。免商賈有陷血本之殃。此大夫愛育天下生民之心。可播揚於世世矣。楊任聽罷。謂承

奉曰：你且將此詔停止，待吾進見聖上，再爲施行。楊任逕往摘星樓下候旨，紂王宣楊任上樓見駕。王曰：卿有何奏章？楊任奏曰：臣聞治天下之道，君明臣直，言聽計從，爲師保是用，忠良是親，奸佞日遠，和外國，順民心，功賞罪罰，莫不得當，則四海順從，八方仰德，仁政施於人，則天下景從，萬民樂業。此乃聖主之所爲。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聽，建造鹿臺，陛下只知行樂歡娛，歌舞宴賞，作一己之樂，致萬姓之愁。臣恐陛下不能享此樂，而先有腹心之患矣！陛下若不急爲整飭，臣恐陛下之患，不可得而治之矣！主上三害在外，一害在內；陛下聽臣言其外三害：一害者，東伯侯、姜文煥、雄兵百萬，欲報父讐；遊魂關兵無寧息，屢折軍威，苦戰三年，錢糧盡費，糧草日艱，此爲一害。二害者，南伯侯鄂順爲陛下無辜殺其父親，大起人馬，晝夜攻取三山關，鄧九公亦是苦戰多年，庫藏空虛，軍民失望，此爲二害。三害者，況聞太師遠征北海，大敵十有餘年，今且未能返國，勝敗未分，凶吉未定，陛下何苦聽信讒言，殺戮正士？狐媚偏於信從，讒言致之不問，小人日近於君前，君子日聞其退避，宮幃竟無內外，貂璫紊亂深宮，三害荒荒，八方作亂，陛下不容諫官，有阻忠耿，今又起無端造作，廣施土木，不惟社稷不能奠安，宗廟不能磐石，臣不忍朝歌百姓受此塗炭，願陛下速止臺工，民心樂業，庶可救其萬一。

不然民一離心，則萬民荒亂。古云：民亂則國破，國破則君亡。只可惜六百年以定華夷，一旦被他人所虜矣！紂王聽罷，大罵匹夫，把筆書生焉敢無知，直言犯主，命奉御官將此匹夫剗去二目；朕念前歲有功，姑恕他一次。楊任復奏曰：臣雖剗目不辭，只怕天下諸侯有不忍臣之剗目之苦也。奉御官把楊任攙下樓，一聲響，剗二目獻上樓來。且說楊任忠肝義膽，實爲紂王雖剗二目，忠心不滅，一道怨氣直冲在青峯山紫陽洞青虛道德真君面前。真君早解其意，命黃金力士可救楊任回山。力士奉旨至摘星樓下，用三陣神風，異香遍滿；摘星樓下地播起塵土，揚起沙灰，一聲響，楊任尸體竟不見了。紂王急往樓下避其沙土，不一時風息沙平，兩邊啟奏紂王曰：楊任尸首風刮不見了。紂王嘆曰：似前番朕斬太子，也被風刮去；似此等事，皆係常事，不足怪也。紂王謂妲己曰：鹿臺之功，已詔侯虎、楊任諫朕，自取其禍。速詔崇侯虎待駕官催詔去了。且說楊任的尸首，被力士攝去紫陽洞，回真君法旨。道德真君出洞來，命白雲童兒葫蘆中取二粒仙丹，將楊任眼眶裏放二粒仙丹。真人用先天真氣吹在楊任面上，喝聲：楊任不起，更待何時！真是仙家妙術，起死回生；只見楊任眼眶裏長出兩隻手來，手心裏生兩隻眼睛。此眼上看天庭，下觀地穴，中識人間萬事。楊任立起半晌，定省見自己日化奇形，見

一道人立在山洞前。楊任問曰：道長，此處莫非幽冥地界？真君曰：非也。此處乃青峯山紫陽洞。貧道是煉氣士，青虛道德真君。因見你忠心赤膽，直諫紂王，憐救萬民，身遭剗目之災。貧道憐你陽壽不絕，度你上山，後輔周王，成其正道。楊任聽罷，拜謝曰：弟子蒙真君憐救，指引還生，再見人世，此恩此德，何敢有忘？望真君不棄，願拜爲師。楊任就在青峯山居住，只待破瘟黃陣，下山助子牙成功。有詩爲證：

大夫直諫犯非刑，剗目傷心不忍聽。不是真君施妙術，焉能兩眼察天庭。不說楊任居此安身，且說紂王詔崇侯虎督造鹿臺。此臺工程浩大，要動無限錢糧，無限人夫。搬運木植泥土磚瓦，絡繹之苦，不可勝計。各州府縣軍民，三丁抽二，獨丁赴役；有錢者買閒在家，無錢者任勞累死，萬民驚恐，日夜不安。男女慌慌，軍民嗟怨，家家閉戶，逃奔四方。崇侯虎伏勢虐民，可憐老少累死，不計其數。皆填鹿臺之內。朝歌變亂，逃亡者甚多。不表侯虎監督臺工，且說子牙駕水遁回到宋異人莊上，馬氏接住，恭喜大夫。今日回家，子牙曰：我如今不做官了。馬氏大驚，爲何事來？子牙曰：天子聽妲己之言，起造鹿臺，命我督工；我不忍萬民遭殃，黎庶有難，是我上一本，天子不從，被我直諫，聖上大怒，把我罷職歸田。我想紂王非我之主，娘子我同你往西岐去，守時待命。我一日

時來運至，官居顯爵，極品當朝，人臣第一，方不負吾心中實學。馬氏曰：你又不是文家出身，不過是江湖一術士，天幸做了下大夫，感天子之德不淺。今命你造臺，乃看顧你監工，况錢糧既多，你不管甚東西，也賺些回來，你多大官，也上本諫言，還是你無福，只是個術士的命。子牙曰：娘子你放心，是這樣官，未展我胸中才學，難遂我平生之志。你且收拾行裝，打點同我往西岐去。不日官居一品，位列公卿，你授一品夫人，身着霞佩，頭帶珠冠，榮耀西岐，不枉我出仕一番。馬氏笑曰：子牙，你說的是失時話！現成官你沒福做，倒要空拳隻手去別處尋，這不是折得你胡思亂想，奔投無路，捨近求遠，尙望官居一品。天子命你監造台工，明明看顧你，你做的是那裏清官？如今多少大小官員，都是隨時而已。子牙曰：你女人家，不知遠大，天數有定，遲早有期，各自有主，你與我同到西岐，自有下落。一日時來，富貴自是不淺。馬氏曰：姜子牙，我和你緣分夫妻，只到的如此；我生長朝歌，決不往他鄉外國去。從今說過，你行你的，我幹我的，再無他說。子牙曰：娘子此言錯說了！嫁雞怎不逐雞飛？夫妻豈我分離之理？馬氏曰：妾身原是朝歌女子，那裏去離鄉背井？子牙你從實些寫一紙休書與我，各自投生，我決不去。子牙曰：娘子隨我去好，異日身榮，無邊富貴。馬氏曰：我的命只合如此，也受不起大福分，你自去。

做一品顯官，我在此受些窮苦，你再娶一房有福的夫人罷！子牙曰：你不要後悔。馬氏曰：是我造化低，決不後悔。子牙點頭嘆曰：你小看了我，既嫁與我爲妻，怎不隨我去？必定要你同行。馬氏大怒，姜子牙，你好就與你好開交，如要不肯，我與父兄說知，同你進朝歌見天子，也講一個明白。夫妻二人正在此鬪口，有宋異人同妻孫氏來勸子牙曰：賢弟，當時這一件事是我作的，弟婦既不同你去，就寫一字與他賢弟，乃奇男子，豈無佳配，何必苦苦留戀他？常言道：心去意難留，勉強終非是好結果。子牙曰：長兄嫂在上，馬氏隨我一場，不會受用一場，我心不忍離他，他倒有離我之心。長兄吩咐我，就寫休書與他。子牙寫了休書，拿在手中道：娘子書在我手中，夫妻還是團圓好，你接了此書，再不能完聚了。馬氏伸手接書，全無半毫顧戀之心。子牙嘆曰：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由是可，最毒婦人心。馬氏收拾回家，改節去了。不題。子牙打點起行，作辭宋異人、嫂、孫氏，姜尚蒙兄嫂看顧提攜，不期有今日之別。異人治酒與子牙餞行，飲罷遠送一程，因曰：賢弟往那裏去？子牙曰：小弟別兄，往西岐做些事業。異人曰：倘賢弟得意時，可寄一音，使我也放心。二人灑淚而別。

異人送別在長途，兩下分離心思孤，只爲金蘭恩義重，幾回搔首意躊躇。



話說子牙離了宋家莊，取路往孟津，過了黃河，徑往澠池縣，往臨潼關來。只見一起朝歌奔逃百姓，有七八百黎民，父攜子哭，弟爲兄悲，夫婦淚落，男女悲哭之聲，紛紛載道。子牙見而問曰：你們是朝歌的民，內中也有人認得是姜子牙。衆民叫曰：姜老爺，我等是朝歌民，因爲紂王起造鹿台，命崇侯虎監督。那天殺的奸臣！三丁抽二，獨丁赴役，有錢者買閒在家，累死數萬人，夫屍填鹿台之下，晝夜無息，我們經不得這等苦楚，故此逃出五關，不期總兵張老爺，不放我們出關。若是拿將回來，死於非命，故此傷心啼哭。子牙曰：你們不必如此，待我去見張總兵，替你們說個人情，放你們出關。衆人謝曰：這是老爺天恩，普施甘露，枯骨重生。子牙把行囊與衆人看守，獨自前往張總兵府來。衆人問曰：那裏來的？子牙曰：煩你傳報商都下大夫姜尙，來拜你總兵。門上人來報，啟老爺，商都下大夫姜尙來拜。張鳳想：下大夫姜尙來拜，他是文官，我乃武官，他近朝廷，我居關隘，百事有煩他，急命左右請進。子牙道家打扮，不着公服，逕往裏面見張鳳。鳳一見子牙道服而來，便坐而問曰：來者何人？子牙曰：吾乃下大夫姜尙是也。鳳問曰：大夫爲何道服而來？子牙答曰：卑職此來，不爲別事，單爲衆民苦切，天子不明，聽妲己之言，廣施土木之功，興造鹿台，命侯虎督工，豈意彼陷虐萬民，貪圖賄賂，不惜民力，况四方

兵未息肩，上天示儆，水旱不均，民不聊生，天下失望，黎庶遭殃，可憐累死萬民，填於臺內，荒淫無度，奸臣蠱惑天子，狐媚巧閉聖聰，命吾督造鹿台，我怎肯欺君誤國，害民傷財，因此直諫，天子不聽，反欲加罪於我，我本當以一死以報爵祿之恩，奈何天數未盡，蒙恩赦宥，放歸故鄉，因此行到貴治，遇見許多百姓，攜男拽女，扶老攙幼，悲號苦楚，甚是傷情，如若執回，又懼炮烙薑盆，慘刑惡法，殘缺肢體，骨粉魂消，可憐民死無辜，怨魂負屈，今尙觀之心，實可憐，故不辭愧面，奉謁台顏，懇求賜衆民出關，黎庶從死而之生，將軍真天高海闊之恩，實上天好民之德，張鳳聽罷大怒，言曰：汝乃江湖術士，一旦富貴，不思報本於君恩，反以巧言而惑我，況逃民不忠，若聽汝言，亦陷我於不義，我受命執掌關隘，自宜盡臣子之節，逃民玩法，不守國規，宜當拿解於朝歌，自思只是不放過此關，彼自然回國，我已自存一線之生路矣。若論國法，連汝併解回朝，以正國典，奈吾初會，暫且姑免，喝兩邊把姜尙推將出去，衆人一聲喝，把子牙推將出來，子牙滿面羞愧，衆民見子牙回來，問曰：姜老爺，張老爺可放我等出關？子牙曰：張總兵連我也要拿進朝歌城去，是我說過了，衆人聽罷，齊聲叫苦，七八百黎民，號啕痛哭，哀聲徹野，子牙看見不忍，子牙曰：你們衆民不必啼哭，我送你們出五關去，有等不知事的黎民，聞知

此語，只說寬慰他，乃曰：老爺也出不去，怎生救我們？內中有知道的，哀求曰：老爺若肯救援，便是再生之恩！子牙道：你們要出五關者，到黃昏時候，我叫你等閉眼，你等就閉眼；若聽得耳內風響，不要睜眼，若開了眼時，跌出腦漿來，不要怨我。衆人應承了。子牙到一更時候，望崑崙山拜罷，口中念念有詞，一聲響，這一會子牙土遁救出萬民。衆人只聽的風聲颯颯，不一會四百里之程，出了臨潼關，潼關穿雲關，界牌關，汜水關，到金雞嶺，子牙收了土遁，衆民落地。子牙曰：衆人開眼，衆人睜開了眼。子牙曰：此處就是汜水關外金雞嶺，乃西岐州地方，你們好好去罷。衆人叩頭謝曰：老爺天垂甘露，普救羣生；此恩此德，何日能報？衆人拜別不題。且說子牙往磻溪隱蹟，有詩爲證：

棄却朝歌遠市塵，法施土遁救顛連；  
閒居渭水垂竿釣，只等風雲際會緣。

武吉災殃爲引道，飛熊夢兆主求賢；  
八十纜逢明聖主，方立周朝八百年。

話說衆民等待天明，果是西岐地界，過了金雞嶺，便是首陽山，走過燕山，又過了白柳村，前至西岐山，過了七十里，至西岐城，衆民進城，觀看景物，民豐物阜，行人讓路，老幼不欺，市井謙和。真乃堯天舜日，別是一番風景；衆民作一手本，投遞上大官府，散宜生接着手本，翌日伯邑考傳命，既朝歌逃民，因紂王失政來歸吾土，無妻者給銀與他娶。

妻，又與銀子令衆人僦居安處。繆寡孤獨者，在三濟倉造名，自領口糧。宜生領命。邑考曰：父王因羗里七年，孤欲自往朝歌，代父贖罪，不知卿等意下如何？散宜生奏曰：臣啓公子，主公臨別時言，七年之厄已滿，災完難足，自然歸國，不得造次。有違主公臨別之言；如公子於心不安，可差一士卒前去問安，亦不失爲子之道。何必自馳鞍馬，身臨險地哉？伯邑考嘆曰：父王有難，七載禁於異鄉，舉目無親，爲人子者，於心何忽？所謂立國立家，徒爲虛設，要我等九十九子何用？我自帶祖遺三件寶貝，往朝歌進宮，以贖父罪。伯邑考此去，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紂王用刑極慘，良心喪盡，其欲不忘其德，亦無此理；况荒淫無度，土木頽興，荼毒生靈，天愁民怨，雖有善人，無復能爲之矣。况逆諫殺忠，黃耆去國乎！所以自古無道之君，必首稱桀紂，其來信有自也！

又批：子牙乃一代偉人，封侯拜將，開周家八百年元勳，何等力量，而不能無兒女之態。觀其與馬氏留戀，代逃民求釋，都是可笑事。多此無限轉折，其然豈其然乎？

又批：婦人見識是極小的，原不可責備他，况無限鬚眉男子，也不知認錯了多

少英雄豪傑！何嘗於塵埃中，識得天子宰相？觀此書者，幸爲亮之！

##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

忠臣孝子死無辜，只爲殷商有怪狐；淫亂不羞先薦恥，真誠豈畏後來誅？  
寧甘萬刃留清白，不愛千嬌學獨夫；史冊不污千載恨，令人屈指淚如珠。

話說伯邑考要往朝歌爲父贖罪，時有上大夫散宜生阻諫，公子立意不允，隨進宮辭母太姬，要往朝歌贖罪。太姬曰：汝父被羈羑里，西岐內外事，託付何人？伯邑考曰：內事託付兄弟姬發，外事託付散宜生，軍務託付南宮适。孩兒親往朝歌面君，以進貢爲名，請贖父罪。太姬見邑考堅執要去，只得依允，吩咐曰：孩兒此去，須要小心。邑考辭出，竟到殿前，與弟姬發言曰：兄弟好生與衆兄弟和美，不可改西岐規矩；我此去朝歌，多則三月，少則二月，即便回程。邑考吩咐畢，收拾寶物進貢，擇日起行。姬發同文武官九十八弟，在十里長亭餞別。邑考與衆人飲酒作辭，一路前行，揚鞭縱馬，過了些紅杏芳林，行無限柳陰古道。伯邑考與從人一日行至汜水關，關上軍兵見兩杆進貢旛幢，上書西伯侯旗號，軍官來報主帥，守關總兵韓榮命開關。邑考進關，一路無辭，行過五關，來到灑池縣，渡黃河至孟津，進了朝歌城，皇華館驛安下。次日，問驛丞：丞相府住在那裏？驛

丞答曰：在太街。次日，邑考來至午門，並不見一員官走動，又不敢擅入午門，往反五日。邑考素縞抱本，立於午門外。少時，只見一位大臣騎馬而至，乃亞相比干也。伯邑考向前跪下，比干問曰：階下跪者何人？邑考答曰：吾乃犯臣姬昌子伯邑考。比干聞言，滾鞍下馬，以手相扶，口稱賢公子請起。二人立在午門外。比干問曰：公子爲何事至此？邑考答曰：父親得罪於天子，蒙丞相保奏，得全性命；此恩真天高地厚，愚父子兄弟銘刻難忘。只因七載光陰，父親久羈羑里，人子何以得安想？天子必思念循良，豈肯甘爲魚肉？邑考與散宜生共議，將祖遺鎮國異寶進納王廷，代父贖罪，萬望丞相開天地仁慈之心，憐姬昌久羈羑里之苦，倘蒙賜骸骨，得歸故土，真恩如泰山，德如淵海。西岐萬姓無不感念丞相之大恩也。比干答曰：公子納貢，乃是何寶？邑考曰：自中祖亶父所遺七香車，醒酒氈，白面猿猴，美女十名，代父贖罪。比干曰：七香車有何貴乎？邑考答曰：七香車，乃軒轅皇帝破蚩尤於北海，遺下此車，若人坐上面，不用推引，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乃傳世之寶也。醒酒氈，儻人醉酩酊，臥此氈上，不消時刻即醒。白面猿猴，雖是畜類，善知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能謳筵前之歌，善爲掌上之舞，真如嚙嚙鶯簧，翩翩弱柳。比干說道：此寶雖妙，今天子失德，又以遊獻之物進貢，正是助桀爲虐，熒惑聖聰，反加朝廷

之亂；無奈公子爲父羈囚，行其仁孝，一點真心。此本我替公子轉達天廷，不負公子來意耳。比干往摘星樓下候旨，奉御官啟奏。亞相比干見駕。紂王曰：宣比干上樓。比干上樓朝見。王曰：朕無旨宣召，卿有何表章？比干奏曰：臣啟陛下。西伯侯姬昌子伯邑考納貢代父贖罪。王曰：伯邑考納進何物？比干將進貢本呈上。帝覽畢，問比干曰：七香車，醒酒甕，白面猿猴，美女十名，代西伯贖罪。紂王命宣邑考上樓。邑考肘膝而行，俯伏奏曰：犯臣子伯邑考朝見。紂王曰：姬昌罪大忤君，今子納貢，爲父贖罪，亦可爲孝矣。伯邑考奏曰：犯臣姬昌，罪犯忤君，赦宥免死，暫居羑里。臣等舉室感陛下天高海闊之洪恩，仰地厚山高之大德。今臣等不揣愚陋，昧死上陳，請代父罪，倘荷仁慈，賜以再生，得赦歸國，使臣母子等骨肉重完，臣等萬載瞻仰陛下好生之德，出於意外也。紂王見邑考悲慘，爲父陳寃，極其懇至，知是忠臣孝子之言，不勝感動，乃賜邑考平身。邑考謝恩，立於欄杆之外。妲己在簾內，見邑考丰姿都雅，目秀眉清，唇紅齒白，言語溫柔。妲己便傳旨捲去珠簾。左右宮人將珠簾高捲，搭上金鈎。紂王見妲己出來，口稱御妻，今有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納貢代父贖罪，情實可矜。妲己奏曰：妾聞西岐伯邑考善能鼓琴，眞世上無雙，人間絕少。紂王曰：御妻何以知之？妲己曰：妾雖女流，幼在深閨，聞父母傳說邑考

博通音律，鼓琴更精，深知大雅遺音，妾所以得知陛下可着邑考撫彈一曲，便知深淺。紂王乃酒色之徒，久被妖氛所惑，一聽其言，便令伯邑考叩見妲己。邑考朝拜畢，妲己曰：伯邑考聞你善能鼓琴，你今試撫一曲，何如？邑考奏曰：娘娘在上，臣聞父母有疾，爲人子者，不敢舒衣安食，今犯臣父，七載羈囚，苦楚萬狀，臣何忍蔑視其父，自爲喜悅而鼓琴哉？况臣心碎如麻，安能宮商節奏，有辱聖聰。紂王曰：邑考，你當此景，撫操一曲，如果稀奇，赦你父子歸國。邑考聽見此言，大喜，謝恩。紂王傳旨取琴一張，邑考盤膝坐在地上，將琴放在膝上，十指尖尖，撥動琴絃，撫弄一曲，名曰風入松。

楊柳依依弄曉風，桃花半吐映霞紅；芳草綿綿鋪綿繡，任他車馬各西東。

邑考彈至曲終，只見音韻幽揚，真如夏玉鳴球，萬壑松濤，清婉欲絕，令人塵襟頓爽，恍如身在瑤池鳳闕，而笙簧簫管，檀板謳歌，覺俗氣逼人耳。誠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幾回聞。紂王聽罷，心中大悅，對妲己曰：真不負御妻所聞。邑考此曲，可稱盡善盡美。妲己奏曰：伯邑考之琴，天下共聞，今親觀其人，所聞未盡所見。紂王大喜，傳旨摘星樓排宴。妲己偷睛看邑考，面如滿月，丰姿俊雅，一表非俗，其風情嫵媚動人。妲己又看紂王，容貌大是暗昧，不甚動人看。紂王雖是帝王之相，怎經色慾相虧，形容枯槁。



自古佳人愛少年，何況妲己乃一妖魅乎？妲己暗思：且將邑考留在此處，假說傳琴，乘機挑逗，庶幾成就鸞鳳，共效于飛之樂。况他少年，其爲補益更多，而拘拘於此老者？妲己設計欲留邑考，隨卽奏曰：陛下當赦西伯父子歸國，固是陛下浩蕩之恩，但邑考琴爲天下絕調，今赦之歸國，朝歌竟爲絕響，深爲可惜。紂王曰：如之奈何？妲己奏曰：妾有一法，可全二事。紂王曰：卿有何妙策，可以兩全？妲己曰：陛下可留邑考在此傳妾之琴，俟妾學精熟，早晚侍陛下左右，以助皇上清暇一樂。一則西伯父子感陛下赦宥之恩，二則朝歌不致絕瑤琴之樂，庶幾可以兩全。紂王聞言，以手拍妲己之背曰：賢哉愛卿，真是聰慧賢明，深得一舉兩全之道。隨傳旨留邑考在此樓傳琴。妲己不覺暗喜：我如今且將紂王灌醉了，扶去濃睡，我自好與彼行事，何愁此時不成？忙傳旨排宴，紂王以爲妲己好意，豈知內藏傷風敗俗之情，大壞綱常禮義之妨。妲己手捧金杯，對紂王曰：陛下進此壽酒。紂王以爲美愛，只顧歡飲，不覺一時酩酊。妲己命左右侍御宮人扶皇上龍榻安寢，方着邑考傳琴。兩邊宮人取琴二張，上一張是妲己，下一張是伯邑考傳琴。邑考奏曰：犯臣子啟娘娘，此琴有內外五形，六律五音，吟操勾剔，左手龍睛，右手鳳目，按宮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抹挑勾剔撇托敵打，有六忌七不彈。妲己問曰：何爲六

忌。邑考曰：若哀慟泣，專心事，忿怒情懷，戒慾驚。妲己又問：何爲七不彈？邑考曰：疾風驟雨，大悲大哀，衣冠不正，酒醉性狂，無香近褻，不知音近俗，不潔近穢。遇此皆不彈也。此琴乃太古遺音，樂而近雅，與諸樂大不相同；其中有八十一大調，五十一小調，三十六等音，有詩爲證：

音和平兮清目心，世上琴聲天上曲；  
盡將千古聖人心，付與三尺梧桐木。

邑考言畢，將琴撥動，其音嘹唳，妙不可言。且說妲己原非爲傳琴之故，實爲貪邑考之姿容，挑逗邑考，欲效於飛，縱淫敗度，何嘗留心於琴。只是左右勾引，故將臉上桃花現，嬌豔天姿，風流國色，轉秋波送嬌滴滴情懷，啟朱唇吐軟溫溫悄語，無非欲動邑考，以惑亂其心。邑考乃聖人之子，因爲父受羈囚之厄，欲行孝道之心，故不辭跋涉之勞，往朝歌進貢，代父贖罪，指望父子同還故都，那有此意？雖是傳琴，心如鐵石，意若鋼堅，眼不旁觀，一心只顧傳琴。妲己兩番三次勾邑考不動，妲己曰：此琴一時難明，吩咐左右，且排上宴來。兩邊隨排上宴來，妲己命席旁設坐，令邑考侍宴。邑考魂不附體，跪而奏曰：邑考乃犯臣之子，荷蒙娘娘不殺之恩，賜以再生之路，感聖德真如山海，娘娘乃萬乘之尊，人間國母，邑考怎敢側坐！臣當萬死。邑考俯伏不敢擡頭，妲己曰：邑考之言差

矣！若論臣子，果然坐不得；若論傳琴，乃是師徒之道，卽坐亦何妨？邑考聞妲己之言，暗切齒。這賤人！把我當做不忠不德，不孝不仁，非禮非義，不智不良之類。想我始祖后稷在堯爲臣，官居司農之職，相傳數十世，累代忠良。今日邑考爲父朝商，誤入陷穽，豈知妲己以邪淫壞主上之綱常，有傷於風化，深辱天子，其惡不小。我邑考寧受萬刃之誅，豈可壞姬門之節也？九泉之下，何顏相見始祖哉？且說妲己見邑考俯伏不言，又見邑考不動心情，並無一計可施。妲己邪念不絕，我到有愛戀之心，他全無顧盼之意，也罷。我再將一法引逗他，不怕此人心情不動耳。妲己只得命宮人將酒收了，令邑考平身。曰：卿旣堅執不飲，可還依舊用心傳琴。邑考領旨，依舊撫琴，照前勾撥多時。妲己猛曰：我居於上，你在於下，所隔疎遠，按絃多有錯亂，甚是不便，焉能一事得熟？我有一法，可以兩邊相近，又便於按納，有何不可？邑考曰：久撫自精，娘娘不必性急。妲己曰：不是這等說，今夜不熟，明日主上問我，我將何言相對？深爲不便。可將你移於上坐，我坐你懷內，你拿着我手，雙撥此絃，不用一刻卽熟。何勞多延日月哉？把伯邑考嚇得魂游萬里，魄散九霄。邑考思量：此是大數已定，料難出此羅網，必竟做個清白之鬼，不負父親救子之方，只得把忠言直諫，就死甘心。邑考正色奏曰：娘娘之言，使臣萬載竟爲狗彘。

之人史官載在典章，以娘娘爲何如？后娘娘乃萬姓之國母，受天下諸侯之貢賀，享椒房至尊之貴，掌六宮金闕之權，今爲傳琴一事，褻尊一至於此，深屬兒戲，成何體統？使此事一聞於外，雖娘娘冰清玉潔，而天下萬世又何信哉？娘娘請無性急，使旁觀者有辱於至尊也。就把姐己羞得徹耳通紅，無言可對。隨傳旨命伯邑考暫退。伯邑考下樓回館驛不題。且說姐己深恨這等匹夫，輕人如此。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反被他羞辱一場。管叫你粉骨碎身，方消吾恨。姐己只得陪紂王安寢，次日天明，紂王問姐己曰：夜來伯邑考傳琴，可曾精熟？姐己枕邊挑剔，乘機奏曰：妾身啟奏下：夜來伯邑考無心傳琴，反起不良之念，將言調戲，甚無人臣禮，妾身不得不奏。紂王聞言大怒曰：這匹夫焉敢如此？隨卽起來整飭用膳，傳旨命伯邑考在館驛聞命，卽至摘星樓下候旨。王命宣上樓來。伯邑考上樓，叩拜在地。王曰：昨日傳琴，爲何不盡心相傳？反遷延時刻，這是何說？伯邑考奏曰：學琴之事，要在心堅意誠，方能精熟。姐己在旁言曰：琴中之法無他，若仔細分明講的斟酌，豈有不精熟之理？只你傳習不明，講論糊塗，如何得臻其音律之妙？紂王聽姐己之言，夜來之事不好明白，隨命伯邑考再撫一曲，與朕親聽，看是如何？伯邑考受命，膝地而坐，撫弄瑤琴，自思不若於琴中，寓以諷諫之意，乃嘆紂王

一詞曰：

一點忠心達上蒼，祝君壽算永無疆；風和雨順當今福，一統山河國祚長。

紂王靜聽琴內之音，俱是忠心愛國之意，並無半點欺謗之言，將何罪於邑考？妲己見紂王無有加罪之心，以言挑之曰：伯邑考前進白面猿猴，善能歌唱，陛下可曾聽其歌唱否？紂王曰：夜來聽琴有誤，未曾演習；今日命邑考進上樓來，以試一曲如何？邑考領旨到館驛，將猿猴進上摘星樓，開了紅籠，放出猿猴。邑考將檀板遞與白猿，白猿輕敲檀板，婉轉歌喉，音若笙簧，滿樓嘹唳；高一聲如鳳鳴之音，低一聲似鸞啼之美。愁人聽而舒眉，歡人聽而撫掌，泣人聽而止淚，明人聽而如癡。紂王聞之，顛倒情懷；妲己聽之，芳心如醉；宮人聽之，爲世之上罕有。那猿猴只唱的神仙着意，嫦娥側耳，就把妲己唱得神蕩意迷，情飛心逸，如醉如癡，不能檢束自己形骸，將原形都唱出來了。這白猿乃千年得道之猿，修的十二重樓，橫骨俱無，故此善能歌唱；又修成火眼金睛，善看人間妖魅。妲己原形現出，白猿看見上面有個狐狸，乃妲己本相；白猿雖是得道之物，終是一個畜類。此猿將檀板擲於地下，隔九龍侍席上一攬，劈面來抓妲己；妲己往後一閃，早被紂王一拳將白猿打跌在地，遂死於地下。衆宮人扶起妲己，曰：伯邑考明進猿猴，

暗爲行刺，若非陛下之恩相救，妾命休矣。紂王大怒，喝左右將伯邑考拿下送入薑盆。兩邊侍御官將邑考拿下，邑考厲聲大叫冤枉不絕。紂王聽邑考口稱冤枉，命且放回。紂王問曰：你這匹夫，白猿行刺，衆目所視，爲何強辨，口稱冤枉，何也？邑考泣奏曰：猿猴乃山中之畜，雖修人語，野性未退；況猴子性喜果品，不食烟火之物。今見陛下九龍侍席之上，百般菓品，心中急欲取菓物，便棄檀板而攬酒席；且猿猴手無寸刃，焉能行刺？臣伯邑考世受陛下洪恩，焉敢造次，願陛下究察其情。臣雖寸磔，死亦瞑目矣！紂王聽邑考之言，暗思多時，轉怒爲喜，言曰：御妻邑考之言是也。猿猴乃山中之物，終是野性，況無刃豈能行刺？隨赦邑考。邑考謝恩。妲己曰：既赦邑考無罪，你再將瑤琴撫弄一奇詞異調，琴內果有忠良之心，便罷；若有傾危之語，決不赦饒。紂王曰：御妻之言甚善。邑考聽妲己之奏，暗想這一番諒，不能脫其圈套，就將此殘軀，以爲直諫，就死萬刀之下，留之史冊，也見我姬姓累世不失忠良。邑考領旨坐地，就於膝上撫琴一曲，詞曰：

明君作兮，布德行仁；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炮烙熾兮，筋骨粉；薑盆慘兮，肺腑驚；萬姓精血竟入酒海，四方膏脂盡納肉林。杼柚空兮，鹿台財滿；犁鋤折兮，鉅橋粟盈；我願明君兮，去讒逐佞，整飭綱紀兮，天下太平。

邑考撫罷，紂王不明其音；妲己妖魅，聽得琴中之音，有毀謗君王之言。妲己以手指邑考罵曰：大膽匹夫！敢於琴中暗寓毀謗之言，辱君詈主，情殊可恨！真是刁惡之徒，罪不容誅！紂王問妲己曰：琴中毀謗，朕尙不明。妲己將琴中之意細說一番。紂王大怒，喝左右來拿。邑考奏曰：臣還有結句一段試撫於陛下聽完。詞曰：

願王遠色兮再正綱常，天下太平兮速廢娘娘；妖氛滅兮諸侯悅服，卻邪淫兮社稷寧康。陷邑考兮不怕萬死，絕妲己兮史氏傳揚。

邑考作歌已畢，回手將琴隔侍席打來，只打得盤碟紛飛；妲己將身一閃，跌倒在地。紂王大怒曰：好匹夫！猿猴行刺，被你巧言說過；你將琴擊皇后，分明弑逆，罪不容誅。喝左右侍駕官將邑考拿下，摘星樓送入薑盆。衆宮人扶起妲己，奏曰：陛下且將邑考拿下樓去，妾身自有處治。紂王隨聽妲己之言，把邑考拿下樓；妲己命左右取釘四根，將邑考手足釘了，用刀碎剝。可憐一聲，拿下釘了手足；邑考大叫：罵不絕口！賤人！你將成湯錦繡江山，化爲烏有；我死不足惜，忠名常在，孝節永存。賤人！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後定爲厲鬼食汝之魂。可憐孝子爲父朝商，竟遭萬刃剝屍，不一時將邑考剝成肉醬。紂王命付放薑盆，喂了蛇蝎。妲己曰：不可，妾常聞姬昌號爲聖人，說他能明禍福，善識陰

陽。妾聞聖人不食之肉，今將邑考子肉，着廚役用作料做成肉餅，賜與姬昌。若昌竟食，此人乃是妄誕虛名，禍福陰陽，俱是謬說，庶可赦宥，以表皇上不殺之仁。如果不食，當速殺姬昌，恐遺後患。紂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速命廚役將邑考肉作餅，差官送往姜里，賜與姬昌。不知西伯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紂王無道，戕害忠良，忍心害理，並無一念仁慈；獨於伯邑考累聽其言，每加憐惜，可見至昏庸之人，亦有一時良心發現，但不常耳。無奈妲己貪其姿色，陡起邪淫，愈戀愈深，致反成怨，勢必致死而後已。此皆劫數使然，豈人力所能哉？所以邑考亦見得透徹，不若犯顏一諫，以遂其忠臣孝子之心，其偉矣哉！

又批：淫婦心最慧，最善妬，最悍毒，善於逢迎，巧於遮護，隨機應變，捷於弄丸，人一墮其手，未有不身亡家破者。今觀妲己妖魅耳，何人不可苟且，一見丰美之人，向戀戀不能捨，百計千方以誘之；況人間愚婦女，一覩年少兒郎，其有不神馳心蕩者鮮矣！詩云：男女雖異，所欲則同。又云：女子非不肯也，不敢也，其深知女子之性者也。此篇可作閨門箴。



# 廬山導游

全書一冊

附廬山總圖四幅

定價二角

廬山風景圖廿四幅

▲可作遊記讀

可作旅行指南讀

▼

是書分三編上編分廬山舉要公共事業交通運輸服用食宿登山遊程中編古蹟名勝下編分登山記程名人遊記名人題詠凡遊客服裝食品登山道路約期遊程皆備具無遺旅館及山轎價目各列一表尤爲明晰名勝古蹟分廬山南北二部每部之下註明自某處至某處便遊者順道訪勝洵旅行指南中之佳本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 愛美 社出 版... 上海 文明 書局 寄售

# 裸體美之研究

全書一冊厚 定價一元二角

裸體美在美術  
上之價值早為  
美術界所公認  
然其起源原理  
歷史等知者尙  
鮮本書搜羅東  
西各國關於此  
點之著作採集  
成書不惟研究  
美術者當人手  
一編即常人欲  
知裸體美之所  
以然者亦當閱  
讀也

## 要目

### 卷首插圖

西洋裸體畫(彩色一幅單色十三幅)  
中國裸體畫(彩色一幅單色四幅)

第一章 原始的性慾與裸體生活之關係及裸體憧憬

第二章 裸體美與性的衝動及其與跳舞之關係

第三章 Formism 時代及文化民族的跳舞並跳舞與裸體藝術

第四章 裸體美藝術之發達

第五章 日本的裸體雕刻

第六章 維納司女神之考察

第七章 裸體畫  
裸體美之看法及對於裸體美之感想

第八章 裸體及裸體藝術之取締

第九章 生殖器神崇拜之奇習

附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3B

